

# 廢墟上的花朵

鳳子著





大時代文藝叢書

廢墟上的花朵

鳳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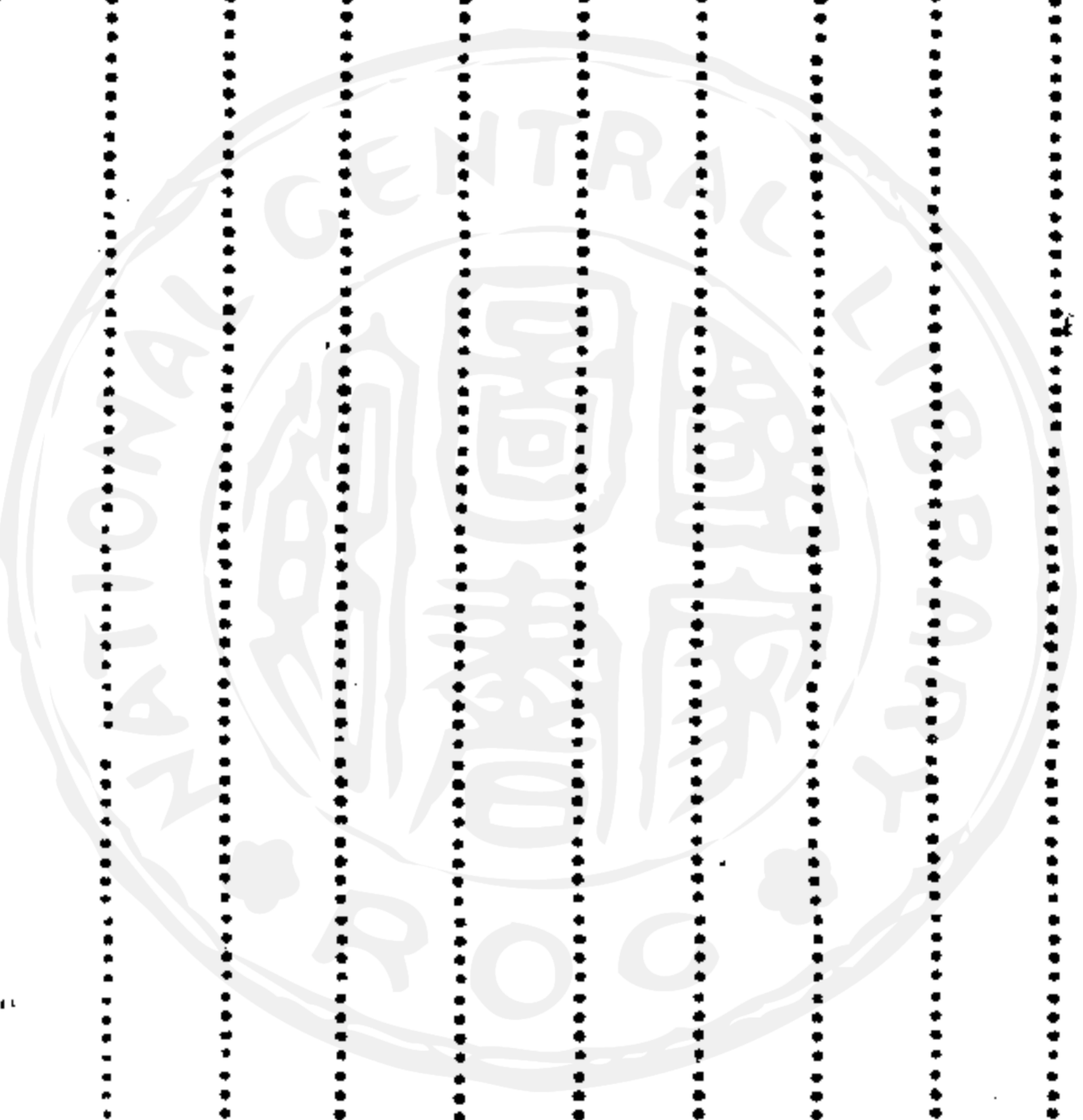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隨想	一
沒有彩色的畫	三
霧境	五
廢墟上的花朵	九
旅途的宿站	二
在重慶	四
夜路	六
在異鄉	九
鄉居散筆	二一
記一段行程	二三
北泉寄簡(一)	二七
北泉寄簡(二)	二九
山城散記	三一
慰勞隊	三四



秋陽	三
夜話	四
山城	四
紅繡花鞋	七
童年插話	九
週月祭	三〇
哀念冰師	六三
一位活在青年人心裏的老人	六五
寫在「小間諜」幕後	六九
鏡子	七二
零寄的生命	七四
憶昆明	七七
過名城懷古	八一
病後草	八三
家書	八六
春的點綴	八九

# 廢墟上的花朵

## 隨想

幼小的時候都愛作夢，夢着自己小小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就想飛。人生不了翅膀，一切幻想也黯淡的褪了色，像黃昏雨後郊野的烟嵐，無風自散。長大了，夢更多，自己有了意志，意志替代了翅膀，想到那兒便飛到那兒。忠厚老實點的人，就選擇了一段適當的行程駐下腳，打算着怎麼樣勤勤謹謹地過這一輩子；留點事業，也留點幸福給後代的兒孫們。但有的人天生成一股傻勁，心裏埋下一個人所不同情的理想和希望，永遠作着童年的夢，夢着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就想飛。行旅時永遠那麼匆忙駐不了腳，積年的風塵將人改了模樣，但瞻望下空茫的天際絕不肯吐一聲辛苦。（天邊外是沙漠，是綠洲，自己也不知道。）

記得做母親的管不了孩子的野性時就惱着罵：「看你長了翅膀，像鴿子一樣飛上天去！」孩子的時候挨了這樣罵，卻頗希望自己能夠變成鴿子，那麼自由，到田野裏翻跟斗，沒有拘束。可是入晚，鴿子仍然飛回到牠那狹隘的籠子裏做夢。生活習慣做成的惰性，像套在腳上的鐐銬，要飛也飛不了。幼小時羨慕着要變成一隻鴿子，待明白了鴿子的悲哀時，自己的腳上也

早已套上鐐銬了。

可喜的是發覺自己像鴿子一樣套上鐐銬的人並不多，會安排生活的人也會在生活裏尋幸福。安份的就埋着頭過日子，不驚擾傍人也不讓傍人來驚擾自己。這樣子也就維持住了社會的風紀，安份勤懇，完成了這樣一條做人之道。

然而也有人喜歡多事，不但要打斷自己腳上的鐵鐐，還要打斷傍人腳上的。

「我們要飛，但我們不要做鴿子。」

近年來的確是像長了翅膀的鳥兒一樣，飛過了好幾千仞的高山，兩腳不停的在踏着陌生的旅途。怕自己變成鴿子，永遠不肯在陌生的環境裏讓自己熟識起來。我結識過許多同伴，但同伴們都比我聰明，安份地停留下來。辛勤地爲自己生活的基石打着夯。有時我還想拿我的夢想來影響這些同伴，前面的世界還廣闊呢；但人都有他自己的夢，爲什麼我要勉強一個人來作我這個不同的夢呢。我默然了，我開始感到未來的旅途太寂寞。

我不作鴿子，我要更自由的飛得遠遠地。

每一個人活着都有他自己的夢，自己的事業；他自己的哀愁和歡樂。在一個固定的生活裏，找不出兩個以上的友伴是作着同一的夢想，是開拓着同一的事業。可是，在一個陌生的旅途裏，結識了一個陌生的友伴，趕車，上路，打尖，落店。也許是極短的一段行程，在那段行程裏他們確乎共擔着同一的哀愁，分享着同一的歡樂。如果結識了一個友伴，是有着同一的夢



想的，無論前路是多麼渺茫，行旅是多麼艱難，他們所身受到的哀愁和歡樂，應該是不能分析的。

我不會在一段行程裏停留得過久，我相信前面的世界是廣闊的，如果我結識了一個可以同路的友伴，我將告訴他我的夢想。

## 沒有彩色的畫

夜半，被喧鬧的樂鼓聲攪擾的不能入夢，索興耐性的來接受這種不調合的音感上的刺激。我聽出有男人逼尖起嗓子在唱着女音高腔，一段完了，間雜有呼么喝六的猜拳聲。於是哄起一陣男女的喧笑。這是怎樣一種場面不難想像。新年裏民間應有的尋樂，雖然舊曆已到初八，九，不過十五，正經行業是不會恢復的。

街面本來很窄狹，在靜夜裏這種喧鬧的聲浪是可以傳聞到數十戶人家以外的。聽來這班人的興會很高，他們的一天的快樂剛在起始。在節日裏盡情玩個痛快，是我們這老大民族借以調節平板刻苦生活的唯一的機會。在民間，只要是生活將就過得去的人，他們決不計較私人間些微的得失，所以他們的情感可以在暫時之間奔散一下。可惜這優點在士大夫階級裏就黯然失色了。

十餘年之久我不習慣這種痛快的生活，自己是早已失去這種能夠盡情玩樂一下的機會。因

爲幼小就離開了家，於是連一分留戀的回憶也尋找不起。現在，竟被另一羣人的快樂奪去我安息的機會。並不感到煩擾，卻多少有點像失去了什麼，也許就是那一分留戀的回憶吧，我要找尋幼小時的一種歡樂空氣，於是我想到家，想到最親的人，家陷在戰區的那一面，眼前我似乎看到白髮鬢斑的老人面影。

假如現在有一盆燒得紅紅的炭火，這間小屋的空氣是頓時可以變得溫暖一點的。我貪愛那一份溫暖的心情，我愛在炭火旁邊守着將要逝去的長夜，我更愛在灰燼中寄托一份遐想。現在，小屋的一切是陰暗的，看不到什麼。同屋的有一位陌生過路人，我也不認識她，她應已入夢了吧，我不便喚醒她。忽然我記起了一篇散文故事，記載一位陌生過路人趕過一個山頭，預備去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那晚起大風，山路不好走，就歇在一間路傍人家裏。這人家有父母祖孫四代，老小一家人被山風震懾的不敢就眠，守着一盆火，讓這位陌生人也來分享一點溫暖。陌生人爲孩子們說故事，使得這一家人聽入了神。山風吹倒了岩石，這一家人都被壓的連屍首也沒有了。他們的死如同陌生人口述的故事一樣的美而動人。這故事，每每在我記憶裏浮動，因爲我也很愛在炭火旁邊聽故事。十二，三年前我還有一個哥哥，他會說故事，往往我們姊弟四五人圍坐在這個哥哥房裏，他新結婚，嫂嫂美而孩子氣。房裏自然有一盆燒得紅紅的炭火，我們圍坐在火傍吃烤牛肉剝落花生，哥哥愛喝兩口酒，待頰上染紅了，故事就編造起來。他的話騙得我們孩子的心裏感到比炭火還要熾熱的溫暖，那一個冬天過的很快活。後

來哥哥回到故鄉去，肺病不治死了。美而年輕的嫂嫂帶着一個孩子，獨自過着這度不完的長年。

回憶比夢美，因為比夢真實，可是要彌補記憶裏永遠失去了的人和事物，只有依賴夢去尋找安慰了。夢與回憶是一幅沒有彩色的畫，因之也不容易找到同好的欣賞者。

家鄉離的那麼遠，頗想回去看看自己家鄉的兄弟姊妹，怎樣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敵人拼着性命，爲着一寸土地的得失在流着血。後方的生活是麻痺的，士大夫階級羣的人們仍不脫矯揉造作型。聽到街坊上的喧笑，我羨慕他們會有那一份真的情感。得快樂時且快樂，要幹可真幹。工作時可以不要命，歡樂時也可以不要命。

人生應該是真性情的人所享有的。我愛真性情的人。

## 霧境

穿過二十里山霧，遐邇兩尺外看不清人的面目，心情是一頁白紙，上面還不會渲染上一絲感情的顏色，沒有悲哀和喜悅，卻如同一個悟道的僧人，了然解悟了一切後的一種靜寂。眼前看望不到什麼，也就失去了貪慾和想望。然而我卻並沒有閉上眼，甚至反而像有點什麼誘引我更把眼睛睜大點。霧層不是沒有變化，沒有動，汽車的速率在十五公里以內，在十秒鐘後的天地會從淺灰色變成蔚藍，在蔚藍以外，還可看見一線彎曲的淡墨色，仔細辨認纔知道那是

幾里外的一座高峯。三年來的日子從不曾揮淨積壓在衣履上的塵土，從一個山城到另一個山城，眼底也收入過許多奇麗的山水風物，可是這樣的時間經驗一段灰茫的霧境，卻是新鮮第一次。

午後入貴州境，霧氣較稀薄，霏霏若小雨，山路陡險而又顛簸泥濘，萬分耽懸覆車。車在山霧裏衝行，墜入到萬山坑谷中，是很可能的事。

入夜纔抵普安，馬路淤泥數寸，找不着個歇宿店，最後好不容易尋得一家尙未開張的旅舍，同伴S君搭了一張板鋪，我則借臥於老板娘榻側。

老板娘人似乎很和藹，愛談天，小小一間屋裏堆滿了櫥櫃，僅有一塊空地，安置了一架火盆，能插腳的地方都積滿了菓皮碎殼，圍住火盆已坐有兩個男子，一個躺在床上。屋裏的烟味很重，燻得我簡直不能忍耐。清油燈光下，可以辨認的東西都蒙上了一層慘黃色，這空氣頗令我想到一些筆記小說上去，夜投宿店遭遇強人，在我當時感覺上深受壓迫。但明日還有一天奔波的路程，我十分需要休息。疲倦使得我暫時忘去了一切的恐懼和遐想。老板娘深能體貼人，把房屋裏客人打發到隔壁屋子去，招呼我入眠。

初以爲方纔躺在床上那男子是她的丈夫，佔了他人的臥床心裏很抱歉，可是無意間同老板娘談話之中，纔知道她丈夫早已外出，自然我也沒有理由再追問她，間壁屋裏的客人究竟是誰了。

不知什麼時間滅了燈，我已入夢。

夢很亂很多，在一陣急迫的聲響下我駭醒了，以爲還在夢裏，仔細聽去，小屋似已聚有幾位來客，油燈也播亮了，不過光仍很暗。我不便探出頭去，只覺屋裏的來客有女人也有男子。我屏着息苦思用什麼方法來應付眼前的意外，他們似乎顯然是要謀算我——一個陌生的女過客。S君遠隔在另一間屋子裏，當時我沒有勇氣喊出聲來。我想裝着睡着了是最聰明的辦法，即令他們要解決我，我有聲響也不濟事。我身上只有很少一點錢和一枚戒指，這些我都很願意送給他們，素來認錢財貨物是身外事，心裏便也坦然。

他們說話的聲音很急很低。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了，我又懵懵然回到了夢裏。天明以前又一陣急迫的敲門聲，我無法再安心睡下去，雖然明白了自己的地位，並不如夜來所想的可怕。對於這樣一個旅店，引起了我一點好奇的興緻。人都愛自己所沒有經歷過的新奇，即令陷入到危難中，還可以不失那一份天賦的鎮靜。能鎮靜纔有餘裕的心情來享受生活，領味環境。

屋子裏烟霧極重，我卻不得不忍着嗆咳，睡眠已是不可想望的了，聽着他們在商談什麼，不覺紙窗上已漸現出一層灰白色，老板娘在床上敲着板壁喚醒了間壁的那男子，被喚醒的人馴服地起來了，雖然嘴裏還不斷地咕嚕着：

「怕什麼，我去說去，我去就是。」

「你有本事你也不躲到這裏來了。」  
另一個女人的聲音，略帶怨忿。

「好的，要走都走。」這是另一個男子在回話，聲音似乎就在這屋裏。

起了一層忙亂之後，就剩下老板娘呼喚丫頭，和開門關門的聲音。幾分鐘後，一切又寂然。

想起還有一天路程，也便無心過問一切。起床，討了點水梳洗畢，我們開始向女主人告別。意外的女主人再三向我致歉意，知道我夜來不會安睡。我頗想詳細問問她昨晚發生了什麼事，但離開車的時間已很迫促了。

「昨晚真對不起客人，因為軍隊過這兒，要民伕。派到頭上的都離家逃掉了。地方上沒有辦法，只好半夜上住家去拉人了。」

道歉以後的這段簡單的事實報告，頗使人詫異，同時復恍然悟到，這位年青的女店主爲什麼只一個人經營她的事業。

天仍灰暗，看不清這位年青女主人的容貌。我深深感謝她的好意招待，雖然一夜盡是噩夢。太陽升出了地平線以後，還要走過一段更難走的山坡。能得到一個可以休憩的處所，是行旅的人最奢望的一點安慰了。

## 廢墟上的花朵

朋友：從郵差手裏接過來這封署名某某自重慶寄的信時，你免不了詫異吧，因為從報紙，從來往人們口中的傳述，重慶這兩旬來已變成一個不可想像的地域，連日的轟炸，居然還有傻瓜之流留在破瓦堆裏，你們自然更不可想像，破瓦堆裏還能做點什麼事出來。但是朋友，這信將帶給你更多的詫異，許多事實是你所想像不到的。誠然，只要是個好天氣，這天就不免有空襲。於是這天就有三四小時白耗在防空洞裏。嗅着霉氣，腳浸在爛泥沼中，挨着肚餓，思想像是死了一樣無用。全城幾十萬活躍的生命，像冬蟄的蟲一樣沒有聲息，被埋在地坑裏。這纔是一筆無可估計的損失！敵機一百架一百架排隊在我們的頭上，炸彈像是大年夜的炮竹，又像是連珠礮那麼緊密而震耳，可是幾秒鐘的時間，這一切都要過去的。警報解除了，人們從地洞裏陸續出來，從容而安閑地先找一點吃喝的東西，然後再從容而安閑地找自己寄寓的家。家炸了，屋毀了，一家人拾起一隻破椅或長橈臨街坐下——這情景也還不失去從容和安閑——看着防護團和工人拆卸斷牆瓦礫，因為在斷牆瓦礫下還可以發現日常用具埋在灰土裏。失掉了的沒有懊悔沒有怨言，獲得了什麼也沒有歡喜。感情淡泊的如一個童稚，屬於私我的觀念卻那麼輕微。

轟炸過去了，餘下的幾小時卻要趕完一天的事，人是加倍的繁忙，也加倍的興奮。炸彈的

收獲究竟是什麼，荒地裏，廢墟上添上了新的彈殼，給拾破爛的老人與孩子們一些意外的財貨。這種瘋狂的行動纔是敵國人民血汗呵的浪費。

隨同炸彈一塊被擲下來的，你猜還有什麼，荒謬的傳單和報紙，拾到這些印刷品的人看後只有從牙縫裏露出冷笑。我曾經看到一張宣傳和平運動的印刷品，上面有南京偽組織×××與×××赴東京發表的和平談話，這談話隨同炸彈一塊送到重慶，送到被炸損的土地上，送到爲仇恨而流着血的民衆手裏。這是怎樣一個諷刺！敵人的荒謬，和漢奸們甘於被愚弄，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其所得較之炸後的微塵還要不值。

朋友，且聽我述說一個動聽的故事，有一個地帶被炸了，寄住的房客自然要籌劃他遷，而屋主馬上出一張告示，大意說本主人已準備五萬元，作爲轟炸後修理房屋之用，請住客安心不必遷移。果然第二天清晨就有二十餘個泥瓦匠爬上了屋椽，動起手來。五萬元數目不爲小，肯出這筆數目固屬難得；而距被轟炸後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能實踐這諾言，可見房主人不僅是準備犧牲，而且事前就已有準備。這種未雨綢繆的精神，正是非常時期中每個人可作爲借鏡的。

可以傳述的故事太多了，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描述，而你呢，恐怕也沒有那份餘裕的心情，還得借一分想像力來讀我這零亂的字跡。我常想到你，和一些安靜地待在偏僻的鄉下的朋友，你們能有那份安靜是福氣，在不受紛擾的環境裏，你們還可以按部就班地做你們份內的



事，你們可以享受爲古詩人讚美的田園生活。因之你們都有顆安詳的心，安詳地度過簡單的日子，安詳地在幻想中求點刺戟。我知道你們都能夠在書本上用功，都能在筆尖上用氣力，你們都預備寫下更動人的故事；小說詩歌或戲劇，獻給渴望了許久的讀者們。傍在你們書桌的窗外天地應是一幅畫，畦田，樹木，牧牛，竹籬，這些都可以幫助你們腦子的休息，在你們思想到疲倦了的時候。

曾經有那麼一個機會，我到過一個名勝的鄉下。而且短住了一個時期。每天遊山逛水，或是坐在茶棚裏閑聊天，日子很快地過去了，我仍然悵惘地跑回到城市裏來。誠然我沒有那能力和野心伏在桌子上寫作點什麼，但是自己的工作帶不到城外去；不工作，過閑靜的日子我又沒有那種耐性，自己度量自己，因之就自然地會念到你們。

你們將懷疑，城市裏還有什麼事可作呢，在這種時候，留在城市，是種浪費，不但精神時間大半爲空襲耗掉，並且當炸彈在頭上拋擲的時候，對於自己的生命是會失去把握的。但，你們可以少一份擔心，我雖不能說有過死的經驗，那種威脅的感覺是有的。一聲爆炸過去了，灰塵迷住了眼睛，於是心裏就懸念着下一個炸彈會否落到頭上來。幾分鐘後從地上爬起來，揮揮泥土，擇一個高段地勢看下去，一丈以外的天地被一面黃色的沙網蒙罩住了，什麼也看不見。方知被炸的地段離自己還遠的很。一次經驗壯一分膽，朋友中被炸而犧牲的雖然也有，而自己從不相信被炸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你將爲我擔心了吧，朋友，請放心；我決不故意把生命當兒戲，而且我相信着一句話，只要人活着，將來還是我們自己的。

城市熱鬧地帶已變成廢墟，這廢墟不會荒涼，不會冷落，而且廢墟上會蓓蕾出新的花朵，廢墟上一樣可以建立起新的市面來，在最近的最近。

手酸，暫停筆。

××二十九年七月二日

## 旅途的宿站

當夜色迷濛的時候，一隻渡划把我載進西南邊陲的一座山城，初弦的月罩上一層渾黃的紗似的霧，江水流的急，江底灘石多，坐在渡划上面，眼直被那千萬盞燈誘望着，心裏在溫習着一個記憶。多少時日前的一个晚上，在某一個港口上也曾留下我這麼一個陌生人的足跡。渡過那港口，希望着一個新的世界，經歷了種種生活重回進那港口時，卻依然故我。跑過不少地方，也認識了一些人，時間壓積的記憶，加重了心底的寂寞。當自己不愛再做夢的時候，於是纔了解了，爲什麼老人和孩子們愛聽傳述中的神話似的故事。

年歲大了，不再那樣傻氣，在礮火中成長了三年。這三年似乎獲有十年的教訓和經歷。三年中走了近萬里的路，行旅時可以獲到「家」所沒有的溫暖，危難中可以得着人情以外的慰藉。心是輕風，身似落葉，落葉經風吹送，自己並不留戀任何一個地方。我愛陌生，陌生中可

以嚼味自己獨有的孤寂。

我又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在這所山城裏，可以寄托一點什麼呢。我只有一身最簡陋的行李，只需要一小塊空間，就可以安排我這簡單的生活，山城的風光，應該和已往經歷的一些陌生地方沒有兩樣。坐在渡划上，對望那千萬盞輝煌的燈光，心是止水一般的靜。已不是一個新奇的追求者，這兒也沒有所謂新奇。心脈再不受任何動念的牽制，可是我的兩眼離不轉那一片眼底境界。渡划攏了岸，爬上幾十級高坡，最後兩腳停止在一片石磚上。四望自己已是從千里關山外來到一個在建設中的新都市裏。

這是一個建設中的新都市，沒有一方空曠土，耳朵永遠充塞着叫嚷和車馬聲。街上人們匆忙地擠着，小販們大聲地在街心裏吆喝。生命的脈流永遠不停息，我忍耐地習慣着這一切。

這種不慣的生活，不是第一次纔經歷，住在一間小樓上，窄的弄堂，推窗就望到別人屋裏的一切佈置，各種聲浪在空氣中波動着，直到半夜還不時被一聲叫喊聲驚醒。初初被驚醒後就失眠到天亮。望着窗外像曙光一般的月色，思想就在這銀色的路上徘徊，我想起了生長到十餘歲纔離開的童年故鄉。童年的故鄉已是淪陷了，淪陷之前，不知是怎麼一個機緣，我竟一個人跑回去住了一個月。幼年時的一切都改了面目，父母親人早回原籍，我找不回童年生活中的任何一個片斷，那趟路沒有拾回什麼，反而失去了一些可懷念的記憶。

我不討厭這麼一個新地方，我要習慣起來，正如習慣過去的一切生活一樣。走長路的人是

不會感覺疲倦的，因為他習慣了長途的辛苦。沒有人都能夠預知在一個新地方能夠作點什麼，留點什麼，這應該只是生活旅程中一個宿站，要歇腿不妨歇歇腿，喝杯茶打個尖是論不到久暫的。

## 在重慶

這應是一幅畫，綿亙無際的山峯，前路時被雲霧封鎖，時令是冬季，而山坳裏的梯田卻插滿了苗蕙。在山巔上前後矚望，公路似是一條爬行的蛇，又似乎是神話中仙女們舞動時的裙帶。公路是陡險的，每一傾斜中生命都有失去的可能，望見道傍遺棄下來的汽車殘骸，同車人都不禁浮現出一線不自然的笑紋。盤山越嶺，行過了千里路程，飽看到了想慕中的山水風物，這段行程，已銘上一段不滅的記憶。

重慶是一個在建設中的小都市，實際是一座小小的山城。市內看不到一片青草地，街面極繁榮。因為是行都，自然成爲一切事業的中心地。在重慶可以見到抗戰以來失去了音信，或聯絡的朋友。看到每一個人對於自己事業努力認真的態度，深慚自己兩年來的生活太安於消閑。

本來只預備料理一下編輯上的事務就走的，誰知來了暫時竟走不了。一件新的工作佔去了我的大部份時間，因為接近我所喜好的戲劇，我願意自己以最大的嘗試的力量，來完成這件新

的工作。

建設期中的後方工作是緊張的，興奮的。每一個人如果不忽視他自己賦有的一份力量，就應該投進到這個大熔爐裏來，把一切陳朽的壞東西燒毀掉，重行燒煉，打成鐵，煉成器皿。也許材料只能做一枚小螺絲釘，這螺絲釘在最小的部份中卻負有極大的工作效用，一枚小螺絲釘也可以牽動一個旋動的輪軸。忘去了一己的存在與利害，大熔爐裏自可陶熔出一種新的品格，新的生命，新的人出來。

抗戰給我們第一個教訓，革除了一些浮誇不切實際的思想，也糾正了我們許多人同病的因循，敷衍的生活態度。由南京到武漢，回到更後方去，桂林，昆明，重慶。生活經驗來的種種，也就重開了許多眼界。我愛桂林，桂林表面上是一座平靜的小城，實際裏潛伏的民間抗敵的意識，和自衛的力量卻極大。然而我沒有把自己留在桂林，因為我的能力以內的工作，傍人可以做的比我更好，我自己似乎更應該多走走多看看。同樣昆明有那麼好的氣候也留不住我。我怕自己安定下來，安定的生活只宜於坐在實驗室裏做研究工作。否則生命的力量只有在細小不值的事物上面耗去的。

短期內要促成兩件工作，自己的時間就很少了。偶一得點閑暇，不禁懷念起一些人和一些走過的地方。春天裏的昆明風景最美，因為花最多。春天裏的桂林已頻頻傳來捷報，在故鄉廣西，千萬弟兄們的血將在自己的土地上，培植出第一朵勝利的花來。

文週編者要我寫一點來重慶後的感想，我無感想可言，提筆就如此拉雜，而拉雜中卻可以看出我的懷念和懷念中的一份希望。

二十九，三，十三。

## 夜路

轟炸期中的夜市是相當荒涼的，許多地被炸毀了，兩傍店鋪只是一堆瓦，一堆廢材，而路燈也還未能修復的時候，行人車輛自然地減少了。而我卻有這麼一個癖好，喜歡在這樣荒涼而冷落的夜晚，雇一輛車，近乎沒有目的地往上坡路拉去。人也多半疲倦的半闔起眼，夢就在眼前幌，卻不時故意睜大了眼睛向那漆黑的空週探視着，能看到些什麼呢，自己不知道，也沒有一種打算。這趟路閉眼都熟憶得起來，哪裏是筆墨紙莊，哪裏是書店，哪家是食品店，哪家是酒館……這幾段街道對於我是太熟悉了，不，不僅是這幾段街道，整個的重慶我都熟稔的像一個老朋友，半年的時間把一個陌生的行旅心情給溶解了。

我說我有這麼一種在荒涼而冷落的夜市中趕路的癖好，曾經有過這麼幾次經驗，從極度疲勞中把自己解脫出來，讓兩個轎夫把我抬向一個有燈，有溫暖的空氣的地方，以獲得一個短時間的休息。疲勞重壓在我的眼皮上，我卻故意的把眼睜的大一點，可是眼前什麼也看不到，連一盞路燈也沒有，轎夫憑了他們腳底的記憶，一會爬上高坡，一會走上人家的斷樑，一會穿過一條窄巷，窄巷的兩堵牆也都是頹圯的，牆外也仍然是荒野一片。如果是一個愛思慮的人，這

個時候，在這個地方，心裏即使信賴這兩名轎夫，然誰能擔保從牆的背後不會鑽出幾個攔路搶劫的人出來。有時遇着轎夫的性情壞一點，嘴裏一陣一陣的噤咕着，我只有沉默忍受，不過，多半這時候的心也飛向遠遠的地方去了。我常常默想着，脚下踏着沙沙作響的一堆一堆的瓦礫的下面，不知被埋掉多少人的歡欣與幸福，這些人家也許在另外一個地方建造起了另一個溫暖的家了吧。或者，我不忍爲他們想下去，一個幸福家庭如果被炸彈摧毀了的話。往往我的沉思被一聲犬吠打斷了，思想不敢再在荒涼而冷落的路面上徘徊，心裏盼望着轎夫的脚步加快一點。

可是那個有燈，有溫暖的空氣的地方現今已變成了平地了，自己又已遷住到另一個可以暫避風雨的地方。好久日子沒有再溫習那一段趕夜路的心情，而現在卻坐在人力車上，在漫漫黑夜裏，要走過一段荒涼的夜市。

當車子弛緩地向上坡路拖着走時，困倦更加重了我眼皮的負擔，幾乎要睡着了。突然一陣刺耳的嬰兒啼聲喚住了我的注意，向黑暗裏摸索，方始看見人行道上放置着一個被棉絮包裹着的物件，那嬰兒的啼聲無疑是從哪兒發出的。這時三三五五的路人都都停下了腳，紛紛地在談論着。

一個被棄的嬰兒，啼聲非常洪大，是饑餓了吧。一個動念我想停下車來，更想把這嬰兒抱回到我寄寓的地方去；可是用什麼餵哺他呢，他已是饑啼到如此地步。我躊躇了，遠遠地有一

個手電筒在閃亮着，是警察。我終於沒有停下車來。

再舉目四顧，這地帶是被炸毀了的，兩旁的店舖，只是一堆瓦，一堆廢材，炸毀了的地帶，不再有人家，路的傍邊卻棄置了一個嬰兒，從嬰兒響亮的啼聲裏，我聽出他並不是在悲啼他的命運，他卻是在喊出他的憤懣和不平。爲什麼他生下地來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溫暖的撫養他的家呢。待他健壯地長大了，他會記住他的仇恨的。他的啼聲已告訴了人們，他不是弱者，他會頑強地在逆運中長大起來。

許多個可愛的嬰兒的臉孔在我眼前閃爍，許多個慈愛的做母親的聲音在我耳傍重複着，當敵機在頭上盤旋，炸彈像暴雨似地打到地面，振動了地脈，沙石迷住了眼睛，這種時候，孩子們都本能地舉起肉球似的小手塞住耳朵，也不再纏着母親吵嚷着肚餓了。

敵人給了我們下一代子孫以怎樣實惠的教育呵，嬰兒從下地一天起，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受着殘酷的嘲弄。如是在母親的懷裏熬受着磨難，在磨難中生長。在磨難中生長的人是更懂得生的意義的。

在某一次空襲時暫避的防空洞裏，我看見一個剛出世十四天的嬰兒，做母親的還蒼白着臉沒有恢復體力，嬰兒卻仍在半睡眠狀態中。那一次轟炸的地區正好在防空洞的附近，每一顆炸彈被扔下來時，空氣波動的非常厲害，嬰兒也被震撼的啼叫了起來。

我鄰近在產婦傍邊坐着，產婦不時微笑地愛撫着懷中的嬰兒，我望着這一對母子出了神。



在一次重響的轟炸之下，我竟失去了控制自己的知覺而被顛播的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產婦望着我笑了，她卻那麼無事地安靜地坐着，我從心裏贊美着這位做母親的能耐。然而當時我除了微笑以外沒有吐出話語。

從這個街傍被棄置的嬰兒的啼聲，牽回我許多新的記憶。車子已快走到荒涼街道的盡頭，前面一盞昏黃的路燈下，有我寄寓的家。夜已深了，街上行人更少，微風吹拂着我的頭髮，耳際似乎還聽見嬰兒的啼叫。

## 在異鄉

一年多來，足跡踏上好幾個省區，愈走進到內地，雖然人物環境是陌生的，然而在感情上卻感到一種難言的親切。幾千里長的公路，坐着顛簸不已的破卡車，說不定走上十里得停下來打打氣，修理修理，或是趕上一個村口站上，打個尖，歇下身來買杯茶喝；細讀着鄉村男女誠樸而健康的臉色，縱目望望遠山外的雲天，和覆蓋在雲天下點綴入畫的草房土屋，在這時候，真是夢境一般地閒暇，忘了飢渴，忘了疲乏，忘了前途的艱難。待夢過境遷，自己又回到顛簸的路上，顛簸到同路人互相沒有言語。從清晨到黃昏，直待黃昏第一顆星在西天招着手，展示一點希望和安慰，知道可以在一個站上或是旅店裏歇下來。於是像一粒沙子，被風吹送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

在陌生的城市裏，又是一羣陌生的人，陌生的語言，陌生的臉子，而在陌生裏仍然感到一種親切。親切中雜有喜慰和慚愧，十餘年的都市生活，把自己和人羣隔離了一道海洋那麼遠，中國人過不着中國的生活，看不到中國的東西，甚至也少見到中國人，這錯誤應該自己來背負和糾正的。

內地生活刻苦，樸質，這是一種美德，應該自己來體驗的，內地文化程度底，一切事業待開拓，去發展，這正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負的擔子。如果砌一道河堤需要千千萬萬的沙子和碑石，自己就應該被算作這千千萬萬中的一粒沙子和一塊碑石。想到自己是有用的，不是廢物，千萬里路程不喊一聲辛苦，不吐一句怨。

曾經在一個美麗的小城逗留了不算過短的日子，那時日真是不算白過。這小城經了幾次敵機轟炸，聽說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街市沒有燒毀。現在深埋在我記憶裏的，那每一個街口和每一條路，每一張和悅的臉子和每一顆友誼的心。當我獨自一個人時，不止地默念着那小城，和留下在小城裏面的朋友。我又踏上幾千里路程跑來一個新的異鄉，我並不顧忌前途的艱難，心裏卻抹不去對那小城的憶念。

在這新的異鄉也許要暫歇下腳，異鄉不怕陌生，不怕寂寞，陌生裏也有親切，寂寞裏也有安慰。我像一粒沙子被風吹了來，我並不願停滯在一個溪頭或渡口，也許再來一陣風雨把我沖走，可是在停滯下來的時候，我要在陌生裏去熟悉，熟悉這環境裏的一切。

這種奔波萬里的辛苦，真是難買的教訓。一恍眼如同過了十年，增長了不少的閱歷和見識。多少人毀了家，毀了既成的事業，背負上萬種艱辛，見着還是一付坦然的笑容。想到自己還正年青，談不上事業和什麼，一切正待現在打基礎，如同是一個幹莊稼的人，自喜得到這麼一塊肥沃的土地，忍得吃苦，流汗，不怕秋天沒有好收成。

在異鄉裏種下這麼一個遙遙的希望。

## 鄉居散筆

愛水，愛山，愛村前涓涓如帶的溪流，也愛遠處那一片的蒼鬱，和罩在蒼鬱上面的藍天。愛空曠，可以跑遍每一個山頭；累了，荒墳斷碑上可以歇歇腿。假如有一份憑弔的心情，三里路程可以訪得一些名勝。古墓遺蹟，也許離得自己的生活太遠，引不起興趣；可是那一片無底的靜穆，令人忘卻了昨日和明天，忘卻了一切痛苦和快樂，思想是藍天上的停雲，瞬息間變化莫定，然而卻什麼也沒有留下。間或傳來一兩聲鐘聲，待一注神，彷彿一切更寂然。站在石欄上看潭底的魚，撒一點餌物，水面像被風吹縐了一樣，頓時便隱逝了。魚以水爲家，水底的天地頗令人嚮往。走到半山回看那一片翠竹，竹林下的潭水更深幽，幾百年前曾有一個讀書人跳潭殉國，故事似乎不甚動人，然而死在這麼一所清幽的環境，的確留給人們口頭上傳述着一個很好的故事。

抽了幾天閑空，到離城二十里外的鄉村裏暫住。雖然自己住着的城市也有不絕於途的騾馬和牛車，但住在城市裏的人總難有份內的清閑。待自己置身在跟牛馬在一張屋簷下的鄉村裏，方始領會到真正的閑適。白日走到曠野裏晒太阳，頂着山風吹，爲了愛那末一個幽靜的處所，來回六七里路也感不到累。更遇着一對好心的主人，每頓吃得份外的飽，晚間入夢，夢裏的世界反而遜色了。

正是農忙的時候，禾場上，一堆一堆的農婦正在打着穀子，她們早晚不歇地工作，臉上掛着笑，今年好收成，一年的辛苦可以換得一個溫暖的冬天了。

因爲疎散，遠在一年前這個鄉下就有城裏人來住了。下鄉的城裏人也跟她們一樣，早晚不歇地忙着。相互間的生活，彷彿都很習慣了。偶而來一兩個陌生的人並不使她們驚奇，反之她們卻都很親切地和我談着話，詢問着別一省的農間情形。當她們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人生活着跟她們同一樣的生活的時候，她們微笑了，這笑彷彿她們的勞苦和辛勤得到了報償一樣，滿足裏含有更多的自慰。

這村子不滿二十戶人家，沒有做買賣的店舖，買一點什麼應用的東西，要走到一里路外的蒜村裏去。有兩次我討來這份差使，分主人勞，到蒜村沽酒買點醬醋。我愛傍着蒜村的一條清澈見底的溪流，這村子裏的人利用這溪水安置了一所碾房，我觀看他們怎樣借水力碾穀子，走入碾房迎面卻是一個神位，牆上貼着一張紅紙，寫着「有感週轉不息碾神之位」，自然香案上

供有敬神的香燭。村裏有菓樹，柿子紅得可愛，但卻攀折不到手。

割了稻的田裏，有野鴨啄蚯蚓吃。黃昏時的郊野，天邊塗滿了彩霞，像在一幅什麼畫裏讀過的景物一樣，卻記憶不起。

晚間一盞通草豆油燈下，也可以煮點熱茶，漫無邊際地談天。左右隣人都鎖在他們自己的屋子裏，我的思想總隔牆飛了過去，可是我聽不到一聲疲乏的歎息，或一句辛勤勞作後的慰語。

隔一宿，太陽仍從東邊山上出來，照遍了大地，遠近禾場上的打穀聲錯落着，又開始了一天的勞作。農人的生活就這麼簡單，活着作應份的事而不作非份的想，一把耨頭一雙手，活了自己更養活了傍人。在自然天地間，一個只會作夢的人是羞於存在的。

## 記一段行程

和一個並不熟識的人結了伴，顛簸了一長天的公路，車在離衡陽二十里光景拋了錨。車裏總共不過十五個人吧，從清晨到這時候將近十二小時，除了正午在一個站上打了尖，每個人匆忙地塞飽了肚子，此外沒有休息的機會。當車子像老牛似地喘着氣動不了時，我們都自動地從車廂鑽了出來，輕減一點車的負重以便於修理，同時也可以舒展舒展筋骨。

我的同伴是一個將近中年的企業家，穿着一套畢挺的西裝，剛一打照面時是看不出年紀

的。他據說要在當晚趕到株州轉車上南昌，我們只可以同走桂衡間這一段路，當我離開廣西時聽說衡桂邊境有土匪出沒，我家裏不放心我一個人上路，輾轉認識了這個朋友便結了伴。

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不大好，俗氣，很會應酬，是一個十足的紳士。此外我知道關於他的很少很少。

趕了這一日的路程我們沒有交談到幾十句話。在太陽出來以前上的路，到這時候，將近黃昏了，我方始舒服地吐了一口氣，踏着鬆鬆的泥土，感到腰骨的確有點酸痛，兩腿也使不起勁來。離開了籠罩着汽油味的車箱，我萬分愉快地呼吸了一口田野的空氣，肺部自然舒展許多。

初夏的田野像一幅畫；滿眼青綠的稻田，遠近人家的炊煙，山嵐，晚霞，縹渺着和平的夢。在這時候決想不到世界上有殘忍的殺人行爲！然而距離二十里外的城市，就在恐怖死亡的威脅下昂着頭，忍着犧牲，受着難。

我獨自迷茫地站在一個小土崗上，公路像一條蛇由西到東，蜿蜒曲折，傍着公路的是湘桂鐵路的土基，這時已完成了十分之六七了。西面不遠有一個小小的鎮市，大概那兒有個汽車站，公路傍來往不少的人，想是附近作散工的，日落了趕回家去。一兩個着了武裝而沒有武器的兵士，在我附近的土崗上聊着天，也許這一帶有駐防軍。這兩個兵士的態度又那麼幽閑，令人猜不出他們是作什麼的。

右面不遠有三五間草屋傍着一條溪水，七八個村童正在溪溝裏游泳着。有的唱着歌，叫嚷着，情景很快樂。

俯仰在這樣靜寂的田野裏，讓風吹走了一身的風塵，心裏感到無限輕快。我忘了顛簸，忘了旅途的寂寞，彷彿回到五六年前在學校唸書時的情景，每一天的傍晚總愛到田間散散步，這一秒頃我享受到學生時代的清閑。

我忽然注意到這時汽車附近，卻已圍上了許多的人，看樣子汽車可以希望行駛了。我走下土崗，誠樸的鄉民都站在汽車左右發着楞。我不見我那同伴，不禁着急，萬一車開了而我的同伴還不回來時怎麼辦呢。左右看看，同車的人大都還沒有回來。太陽早隱到山後面去了，車如果修不好，今晚也許趕不到站上，我找着開汽車的助手；

「車可以開了嗎？」

從一張三角形沒有表情的臉上找不出回答。

我惶急了，曾聽說過這條路上出過土匪，劫過車。這樣一想，剛纔恬淡的心情頓時失去，眼前風物都改變了面目。

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從車廂裏司機的座位上發出來，我探頭進去看看，原來正是我那位並不熟識的同伴，在幫忙修理着汽車。

「好了，再把車子抬一抬，行……行……」

看看他裝好了一顆螺絲釘，腳在發動板上踏了兩下，好容易汽車發出一陣機聲。他從車廂跳了出來，笑着同我打招呼。

「你着急了吧，車子總算修好了。」

「我想不到你這麼能幹，懂得……」

「不是我能幹，是這個司機太飯桶，大概他是一個補充進來不久的司機，老手都被徵調到前方去了。」

他搶着向我解釋，這樣困難的事情將來遇見發生的機會一定很多。我默默地陪着他到溪邊洗了手，我兩手滿滿地抱着他的外衣和帽子……。他叨叨地同我談着天，聲音永遠是那麼愉快。他整理下衣帽，我呆呆的望着他，我從新感到那衣帽包裹住的，並不是一個令人隔膜的紳士，而是一個具有可愛的性格的人。

我們重行聊起天來，車夫說還要十幾分鐘了結未完的手續纔能開車。這十幾分鐘，在這陌生的旅途裏，我們傍着公路漫步着，自由地談着話，像樹枝上憩腳的小鳥，天地是他們的家，自然永恆地在變着，然而每一幅畫面都令人留戀。這十幾分鐘很快就過去了，我們的談話也沒有段落。

車終於修理好，重行上路。十五個人又滿滿塞進到車廂裏。車子的負重沒有增減，而我心情沉沉的，不似一天前決定上路時的悵惘，也不是這一天來行路時感到的寂寞。友誼在微笑中



滋生，我很喜歡這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我看出他那豪爽近於天真的性格並沒有被深深的閱歷所掩沒。

我常常失笑自己不會認識人，也不輕易認識人。在人的圈子裏我永遠是一個過路的旅人一樣的心情，寂寞和生疏。

車子終於停在衡陽站上。衡陽的市街已是萬家燈火，看不清楚被轟炸後的瘡痍面目。他送我到寄住的一家友人處，便匆匆地分了手。我們一直沒有再見着。

## 北泉寄簡（一）

××：汽車五點三刻出發，繞南區公園馬路到新街口，按平時是正做着好夢的時候，而此刻卻已行人車輛不絕於途，大概都是一夜未睡的。從每一張因疲勞而失了血色的臉上，我猜知他們是在怎樣忙亂的心情下，度過了短短的一夜。即如我自己，昨天從防空洞回寓所，心一直沒安定過，而且想的非常之多。我並不害怕，我只有憤恨，我望着斷了手脚被救護隊抬昇的受傷的人們，傷者的臉上居然還顯現出一份安詳的笑容，我真被感動的控制不了神經的跳動。我們熬受苦難，我們更懂得熬受苦難的真義。炸彈是毀滅，是破壞，同時也是建造。炸彈毀滅了房屋，破壞了整個都市的建設，但，同時又給一個古老民族精神上一個深的刺戟，喚醒了這個

民族精神的再生，這應是敵人失敗了而還沒有自覺的一點。

記得我對你說過，我愛這麼一個有生氣的地方。無論敵人轟炸的如何厲害，每一次轟炸只是替我們增加經驗。每一個人都能夠安之若素地守着他的本位工作。每一次轟炸後半小時，市面就可以恢復原狀。即如這三天連天的轟炸，電燈線給炸斷了，街上一眼望去如同十年前在小縣城裏過元宵燈節，太平燈是那樣美觀而有秩序地在每家店舖門口點燃着。爲了這一點點興奮，有兩個晚上我走到腿酸了才停腳。

你會笑我傻的，然而的確壓制不了我心裏這一點感情。昨天並不算轟炸的太厲害，然而幾百顆炸彈有九處被燃燒彈起了火；每日我們都必需走過的幾條熱鬧街道都遭了劫，而且多少熟識的朋友就在這幾小時內失去了家。借黃昏的餘暉，我站在露臺上望去，迷濛煙霧，一片莫辨。街上行人加倍的多，加倍的匆忙。這山城已失去了原來的平靜，憤怒已不是記在心上的賬了。我聽着從街面，從火餘灰燼裏，從人家的窗口，從……傳來的一種從來沒有的騷動的聲浪，我的心也跟着不能平定下來。我感覺到自己的是應該做點什麼事了，不是應該，而是懂得做點什麼事了，在這樣的一個時候。

走千斯門碼頭上民生公司開赴北碚的火輪，沿岸餘火猶未盡，想不到這麼一個僻靜處所也被波及，我們踏着破碎的瓦礫，兩旁還不少的失主在灰燼中想尋回一點什麼，情景頗慘，肯站在廢墟上用點思想的人，生活的把握應該可以實際一點。人活着不再是求點名譽，弄點好收

人，維持一個水準以上的生活，把自己和家裏的人都裝飾的擱在宴會席上，客廳裏叫人們稱賞而後已。活着的意義是應該從廢墟上面的血跡裏去追尋的。

火輪兩時抵北碚，旋即雇民船赴溫泉。四時方在溫泉餐廳獲得一飽。溫泉風景樸素入目，頗像南甯與梧州。拍外景復遇天雨，此行勢必小有耽擱。多日來酷念的一片清靜，今夜可以先在夢裏尋到了。願好！

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 北泉寄簡(二)

××：在溫泉已度過了四晚，去了兩次北碚；游泳了三次。溫泉游泳真太好了，如果有一個較長的時間讓我住在這兒，我一定要好好的練練身體。離開學校足足四年，雖說在習慣上自己並沒有改變多少，但回到了家庭，心上不免罩上一層離了羣的寂寞，生活的範疇自然也就改了樣。在這偶然一個機會，我參進到集團生活羣裏，彷彿時間拖我倒回去四五年，心情也年青了許多。

兩次去黃桷樹，最熟識的人還是一位最忠於復旦母校的門房。頭一次因時間短沒有找人，第二次復因遇到警報，半天又在防空洞裏消磨了。

自己想要拜訪的一兩位朋友，都因轟炸以後地址不明，只好索然作罷。過王家花園，特意進去憑弔寒冰先生生前故居，入大門，走過長廊，院子裏只見一堆瓦礫，有三五工匠在拆卸斷

垣。左面還保留着一排三開間的屋架子，寒冰先生生前居住的屋子，我只看到一張條棹，棹上還亂堆着廢紙。屋瓦整個塌下來，碎瓦堆裏還半埋着許多中外雜誌的封面。我還能看到什麼呢，在這裏！他活着的時候，邀約過許多次，我竟不能來。現在要搜索一個可以回憶的影子也沒有。許多人口述着關於他遇難的情形，他的死是不幸，這樣的死是冤枉，他死後不能瞑目，而每一個中國人又何能甘心輕輕地把這筆血賬放過。這仇恨遲早要來一次總結算的。

你又在冷冷地觀察着我吧，××，其實我已不再是一個易於激動的人了，不過你卻不能過份苛責我感慨多，牢騷重，年青人有那末一點火氣，也許到是多保存一點可愛的地方。

站在黃桷樹河沿望對岸北碚，山頭重疊，樹木叢多，風景頗引人。我很喜歡這麼一個新興的小市鎮。愈走進內地，愈相信我們支持抗戰的力量是越打越強也越能持久。只要物力人力配合的得當，什麼困難都有辦法解決。

離開黃桷樹過河，至北碚市街上走了一趟，本想逞英雄同兩個朋友一同走回溫泉的，可惜人實在太累，只有再借滑竿代步。至金剛碑，復乘船上撐溫泉。

今天重慶不知道怎樣，有二批敵機經北碚上空飛過，我們念着又不知那一個地帶在遭劫了。出來時，我已準備回去多半找不到原有的寓所，照前數日轟炸情形看來，七星崗在所難逃。現在這時候，又有什麼可掛念的呢。除了希望自己有個健康的身體，能夠好好地多活兩年；多做點工作，多出口氣。

溫泉地方仍然沒有走遍，想上縉雲寺，復苦無便鞋爬山。這兒以山景勝，傍晚，在茶館裏聊聊天，也就不覺天黑的快了。

外景地點已決定在育才學校附近，過了明天，全體即出發草街子，那兒生活想更有趣，以後再談。

二十九，六，十六夜。

## 山城散記

爲了疏散，舉家計議着回鄉下去，頭一天我便被約了回家陪母親談天。河裏正漲水，浮橋被沖斷了，兩岸行人靠小艇子載送。過了河，踏着新舖的石板路，穿了花橋，月牙山，七星崖左右在望，然而我已沒有了閑逸的心情去瀏覽景緻，彷彿心裏有個結，想着母親要下鄉了這個問題。

走過了大道，拐過灣遠遠便看見母親在寄寓的一家店鋪門首站着，像是等候誰，回頭望見我滿臉掛上笑。我扶着母親進了屋裏，屋裏什物亂糟糟的不像平日那麼整齊，我知道下鄉這件事不待商量母親自己早決定了。

「我老了，病痛多，經不起驚駭。早點下鄉也省了你們的累。」這是作爲下鄉的惟一的理由。

這天下午，我吃了飽飽一頓母親親手作的飯菜，黃昏時跑到屋後山上散散步。我真愛這一

個幽靜的環境，四面是山，傍着山數十戶人家組成了條街子。這條街子只有三姓，而都是在教的，都作宰牛買賣，一月前，桂林城裏偶有警報，老年人不便行走，就借住了這條街上白姓人家的後院，一出後院就是山凹，論避警報是再安全沒有的地方了。可是只住了一個月，母親仍然固執地要下鄉。自己的鄉下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一點影子也沒有。然而老年人願意安靜地過他的晚年，在這樣的亂世，做子女的除了順從老人的意思外又怎便多出主意呢！

這天晚上一家人在燈下剝着炒花生吃，談着分別的話。父親很少說話，抱着水煙抽，眉心繃成一個結，幾十年來文筆上的操勞，精神也蒼老多了。兩個哥哥談話最多，嫂嫂們卻沉默着，我也很少說話。聽山風吹得屋簷響，落葉像雨點一樣打到紙窗上，感到秋意頗深了。這正是中秋節前後，我忘了日子，月亮很好。談話談到兩老人疲倦了，我和哥嫂們退出來，悄悄地跑到山凹裏看月亮。彷彿每個人都就份心事，彼此很少說話，山上的月真明亮，然而山風卻頗蕭索。想着自己剛從千萬里路程外跑回家來，而家人卻又要離開了我。七八年的流離日子，這次真想分享一點家的溫暖，可是這想念也成了奢望。

「你們還不睡，當心着了涼！」

是父親的聲音，看見父親站在後院門口等着，便都應了一聲回進了屋，雖然心裏捨不得這山景，這美好的月色。

我陪着母親住了三天，三天中忽然使我注意到房東白姓這一家人家的生活，有一個老太

太，一個二十幾歲的兒子，娶了媳婦也抱了孫子了。這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長的真結實粗壯，他是義勇隊，一有警報就跑出去擔任消防救護等工作。一家人很禮讓，家裏作牛骨頭生意，中等生活，似也能敷衍。這青年名字叫白金生，受過小學教育，父親死得早，便輟了學。我奇怪他有那末大的個子，性情卻極和氣。愛談天，愛問我們報上戰事的消息，他談話裏常露出能爲國家盡點力才是光榮這種思想。是一個很可愛的思想單純的青年人。

老人的行期終於決定了，包了一隻下行的民船，船家說五天可到梧州，到了梧州以後還有一段旱路。桂梧間有一百八十個灘。下水行船容易，據說沿途的風景很奇麗。父親帶了一點好酒，這一路也許不會感寂寞。

船家說準十二點鐘開船，船裏坐滿了送行的親友。我躲在遠遠的，怕看着母親抹眼淚。開船前一刻鐘，岸上跑來一個短衫打扮的青年人。喊着船家搭跳板。上了船，我們才認出是白金生。他送給我們兩色禮物，還說了許多一路平安的話。

「你太客氣了！」讓他抽煙，這青年卻沒有一點嗜好，紅着臉站在一旁，半響才想出一句話來：

「日本人打走了，你們還是上桂林來住家麼？」

「來的來的，在一個省裏容易見面的。」

船終於開行了。母親不脫老習慣地抹眼淚。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船開遠了。送行人才慢慢散去。

「過河來遊山，請到我家裏來坐坐！」

是白金生，他說完了他想說的話，翻身走了。我謝了他的勸慰。一個人站在岸上，望着遠去的船，帆影隱在山後面去了。再望望前後的山峯雲影，真感到這山城是可愛的。住在這山城裏的居民又都是勇敢質樸而單純，像白金生那樣一個家庭，做着小買賣，過着簡單的日子，雖然也受着這次戰爭的驚恐，但是這個青年有他的信心，他一家老小也都信賴了他。我羨慕這樣純樸的過着日子的家庭，但我自己的家卻遠在雲天以外了。

## 慰勞隊

梨村在××的西南部，離省城有八十里。是一個風景極美好的村莊呢。

山峯圍成了一個橢圓形的面形，每一個山峯的接連處迷漫着一片煙霧，灰濛濛地，似含着無限的憂鬱。從半山腰至平地，滿植松柏，蒼翠矗立像是前線的兵哨，不離職守地眺望着。從最高的一個山峯——羊角峯望下去，有一條羊腸似的小道，蜿蜒從東向西去，每天清晨同黃昏，有不少車輛爬行着，這兒是一段匯通西南的要道。

村裏有幾十戶人家。有兩個大祠堂，一所破廟宇。這地方現在被劃成爲××軍第×隊的傷兵療養所，約摸有五百人左右，他們都是最近從某地傷兵醫院運回後方來療養的。



這一羣從四鄉僻處雜集在一塊的五百人的集團，從各不相同的戰區，各不相同的屬部，調集在一個地方，共同忍耐着寂寞難耐的日子。爲人們所不注意地靠着陽光和雨水，他們才像是一棵從新培植的，將要萎謝的小樹，現在算是重新獲得了生命。然而他們內心的不耐和煩燥，憤恨地成了一條潛伏的洪流，活動在每一個脈絡裏。他們像是原始的野人一般，每一分鐘都在鬧嚷着，孩子似地不守規則和秩序，也一點不顧惜將愈的傷口，彼此互相揪打，擊傷，只要誰惹到自己的身上，誰就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要拚一個死活才出得了氣。每天像這樣的事件，麻煩得那位楊隊長費盡了精神也難料理清楚。

忽然在一天中午，有幾輛大卡車從東駛來，至神廟前的廣場上停止了。喇叭聲、加上村裏小孩子的歡躍聲，將都在午睡中的傷兵們驚醒。迷糊中辨不清是發生了什麼事，於是疎疎落落，地起來，大家望到白布上塗寫着「××慰勞隊」幾個大字，是不禁也和村上孩童一般的歡躍起來。受着秋天的陽光愛撫，壓抑不了內心的興奮。

神廟前廣場的一端有一丈多高的祭壇，離祭壇二十步遠，密密地擠滿了兵們。箱子，石頭，都成了臨時的坐椅，有的就坐在泥地上，興奮更剝去最後的一點拘束，自己的創痛都忘記了，嬉笑叫罵，最粗俗的話更是雜在吐沫裏隨口飛出。每一對深凹的眼睛都潤上了一層光澤，熱烈地射到舞臺上，顯得從來沒有的耐心，在等待，等待着什麼一個奇蹟出現，就在自己也不能解釋的心情下不住地叫罵，鼓掌，蹂足，一秒鐘也不讓它安逸地滑過。

舞臺上是神祕的，靜穆的。很久很久時間過去了，他們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眼前是什麼也沒有。

「慰勞隊那兒去了，騙人的！」

「抓他們來，大爺們不是受騙的小孩子！」

「那些姑娘們呢？媽的，就不能跟我們玩玩嗎？」聲音愈罵愈響。

「他們帶有煙捲嗎？要是有一包煙捲，夠抽兩天半了！」

「沒有煙捲的日子真難熬！……」

「我希望有一隻筆，一本信紙，我會寫信哩！……」

「媽的，你有老婆，你去寫信去。我們不要女人，連煙都不該多抽抽嗎？」

焦煩和憤恨的交流，任何一點感情都易於成爲導火線。晚飯號響了，才一聲不響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嚼着沒有肉的滋味，去填滿那空虛的肚皮。

五分鐘結束了一段生活。晚霞抹在天邊上，像女人臉上的胭脂，顯示着無限的誘惑。本應該利用作散步的時間，他們又都自然地盤桓在廣場上，等待那幻想中的安慰。

終於舞臺上走出一位體格魁偉的人，很像是長官的氣派，傷兵們抬望了一下疲倦的眼臉，便又自願找同伴們說笑去了。

訓話像是沒有止境，不耐的心情更是不耐了，彷彿約好了的口號，很整齊的喊出：

「滾下去！我們不要聽費話！」

接着又是一陣嚷：

「叫姑娘們出來唱個歌吧！」

「我們要看大腿舞！」

「有把戲嗎？耍個把戲看看好得多哩。」

舞臺上的節目嚴肅地進行着。一隊男女青年走上臺來，在一個人的指揮下唱了四個救亡歌曲。歌聲似乎停留在舞臺外二十步遠近，一點也沒有打動到這些從前線出生入死的救國的勇士們心裏去。

第二個節目「話劇」。

佈景出了一個房間，有棹椅家具，有男人有女人，有人演講，有人笑。三十分鐘在幾聲口號裏就閉幕了。遠的人聽不到台詞，近的人也看不懂情節。大概還有什麼吧？於是很難得地安靜地等待着。

終於什麼也沒有。

佈景折了，棹椅搬走了。男女青年們說笑地走上汽車去。似乎慰勞的任務已完滿地達到。

「丟那媽！我們打那領隊去！」

一聲吶喊，個個都恢復了英雄本色。最後楊隊長匆忙地跳上了舞臺，大聲嚷着。

「弟兄們，我們要保持軍人的榮譽，不要鬧，不要吵。他們有許多慰勞品送來了，明天我分給你們每人一份。現在我們應該謝謝他們，歡送他們回去！」

汽車在一片瓦片磚石歡送聲中開回上城裏的路。黑夜罩上了整個的山谷，就寢號響了，傷兵們頹喪地回到自己一方休息地，不久甜甜地入了夢境。

有人在發着夢囈：

「香煙，只要一包香煙啊！」

「我要跟我的女人寫封信……」

「慰勞隊！明天早上的慰勞品！」

## 秋 陽

受了火一般太陽的烘焙，禾苗都茁實地長成了，風吹拽着那長長的穗子，稀索地做成了一種悅耳的音樂，散佈在整個的田野。麻雀在遠遠人家的屋簷上垂着涎，振振翅翮，一張望到田地裏草人的影子，搭訕地飛到泥地上，找尋蟲子吃。山谷靜靜地屏立在四野，隔絕了一切從鄰村裏傳來的聲息。牛在塘裏洗澡，孩子們大概都野到山腰裏採菓實去了。

張大媽的家就在這幾間破落的人家中間。房子傾頹的掩藏不了年紀，輝襯着房子主人那一頭灰白的頭髮，互相紀念着辛勤的往日。這房子是張大媽在她丈夫死去以後辛苦經營得來的，

丈夫死去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中張大媽獨力支撐着這一家門戶，苦守着兒子，討了媳婦，孫子也能夠幫着做點田事，張大媽很可以休息下享點晚福了。可是張大媽卻不同一般人那麼想，她執拗地要同兒孫一同吃辛苦，一樣地要下田去耕作。「人要靠着自己的氣力活着」這是她的信念。

抗戰爆發了，廣西出了四十萬兵。有一次張大媽上縣城裏聽宣傳隊演講學得來不少智識。村子裏傳說鄉下團兵都調走了，另外還要徵兵，要免徵的出二百塊錢，鄰村人走過時帶來不少的話，許多人爲這事發愁，有人問張大媽：

「你的兒子怎麼辦呢？」

張大媽的回答是：

「城裏頭有錢的人出錢，我們有人就應該出人哪」。

語氣是堅決的。

鄉長跑來過一次，點過了名冊。張大媽不理會兒子的一副愁苦的臉色，認真地對鄉長道：「我只有這一個兒子，鄉長，我只恨我們女人上不了前線，這一個兒子我不希望免徵，你把他帶了去吧」。

三天後兒子哭啼啼地被帶走了，媳婦兩天沒有吃飯。張大媽心裏原諒了他們，年青人總是離不了家的。這以後她天天盼望着城裏的消息，然而消息是沉寂的。兒子不會寫一個字，希望

似乎是一天一天的少了。

一天傍晚，左右人家都靜悄悄地睡了覺。張大媽還坐在門檻上搓麻繩，她從來不讓自己的手閑空着；媳婦到河裏洗腳去了。忽然有一陣熟悉的脚步聲傳來，眼前有一個黑影子一恍。張大媽本能地有個預感，慌張地壓低了嗓子。

「誰？」

蛙聲鼓噪地鳴着，鳴聲蓋過了一切聲息。

定了定神。不覺燥急的候着媳婦回來。她不願再追出去張望，她恐防着一件不願意有的事發生，然而她已不能再耐心底理那紊亂的麻絲了。那麼熟悉的脚步聲遠遠近近地點在她的耳膜上，她已是七十歲的人了，而她的聰敏的聽覺從來沒有欺騙過她自己。

月亮隱在雲層裏，面前平地而起的山峯就如同巨人的影子，巖峻地奠立了這另外一個圈子裏的小天地。張大媽從來沒有感到這麼膽怯，彷彿那巨人負上了一個幽靈的魂魄，一恍惚，那影子就僵直地立在自己的面前。

這完全是夢麼？

不。

用手抹去了模糊的淚水，她看清了立在自己身傍的的確是自己的兒子。

「你怎麼跑回來的？受了傷麼？」

兒子沒有回答。真如同受傷的兵士一般地疲憊，同時又不安地窺視門外，這情形很快就引起了母親的疑惑。她不再追問了，她的沉默也就表示了她的另一種決定。她一點不為跪在自己面前哭訴的兒子所感動。

「媽！我受不了，我連槍都不會放，這樣上前線只有送死，媽！我逃了回來，這是犯法的，你想法把我藏起來，鄉長將來即使知道了也可以原諒的。獨子本來可以免徵的，媽，你爲什麼一定要逼我上火線？」

兒子在家裏住了兩天，母親很慈愛地把兒子餵養得恢復了一點活氣，他不甚懼怕見到村裏的人了。同時也不羞慚地把前線故事講給同村裏父老孩子們聽。他的故事是有限的，往往壓足不了聽的人的慾望，常常被盤詰到語塞的時候，母親卻和靄地出來解了圍。

「明晚再講吧。今晚我叫他再去打日本鬼子，明天就可以帶回更好的故事回來的。」

真的，在第三天早上，張大媽帶着兒子進了城。她見到縣長，流着淚罵自己的兒子，求縣長特許她的兒子入伍去受訓。

「希望讓他多受兩天訓練，訓練到他自己真能殺兩個敵人。我不願我的兒子只會做礮灰。」

張大媽的忠義可風的事蹟很快地由這個小縣城傳遍開去，傳遍了全廣西。這事件在徵兵時間是一個很易掛在口邊談話的資料。

兒子在主管上官面前承認了自己的錯。張大媽歡喜到流淚，她紅着臉對人說：

「我又有了個兒子了。」

張大媽仍然不聲不響地回到自己那破房子裏來。兒子這次是真的上前線去了。每天同媳婦孫子過着最簡單的日子。

夏天走了，秋天來了，禾苗擺着健壯的姿勢在田野裏傲視着一切。今年又有一個好的收穫。對着那幾畝田，出神地想望着收割時的情形。可是最能收割的人呢？兒子這次真的沒有一點消息回來，她也不希望探聽一點關於打仗的消息。「打了勝仗，把日本鬼子趕出去了，自然會回來的」。她對自己建立了這麼一個新信念。

可是。秋天的田野帶給人一個新的夢境。這夢境也曾經點染在記憶上。希望隨着兒子的出征放弛了，像一根失了扣的弓弦，已失了飽滿的力量。

張大媽的心事只有自己知道。媳婦是個老實人，望着沉默不說話的媳婦，就不盡回憶起自己在十八歲上就守寡時所過的日子。固然她不甚明白自己是對媳婦感到種歉意；何況兒子的生死還是不可知的事實？

坐在破門檻上對着巨人般的山峯默默地出神，秋陽射在半山上，滿是殷紅的花菓，村裏的孩子們都把牛放去吃草，就自由自在地爬上山腰採「陶君娘」（註）吃。有的把破布褂補綴一個衣兜，將吃不完的菓子採回家來。



「奶奶，你沒有牙齒多吃點！」

接過一雙溫暖的小手遞上的菓實，張大媽自發地笑了，孫子一溜煙又跑上上山的路，望着那像禾苗一般茁實的背影，一筆剝着陶君娘的紫色的蓋子，一筆轉念着：「這孩子將來會強過他爹爹呢。」

秋天，秋天的田野，秋天的一切都是充滿了和煦的溫情，帶給人無些的興奮和安慰。

孩子們爬在牛背上不再唱山歌，新的歌曲從鄰村傳了來，很快地就學會了。孫子常常跑到張大媽面前講着聽得來的打仗的故事。

「奶奶，日本鬼子怕死，你信不信？他們一碰見我們中國兵就沒有活的，奶奶，什麼時候我可以長大了？我也要殺日本鬼子去。」

「等到你大了，國家也就太平了，我們再也不受別人的欺侮了。」

「那末，我長大了做什麼呢？」

「你長大了要做的事多得很呢。」

一說到這兒眼前就湧現了無限的希望，想到兒孫輩時候的幸福，自己心頭如同失去了一個負擔，精神上更坦然了。

孫子一代的幸福就同稻田裏的禾苗一般地擺在自己的眼前，禾苗一天天壯大，希望也就一天天天地充實。

張大娘不再對着田地發愁了。她明白最後的收穫是要建築在血汗的犧牲上面的。

二十七，十二。

(註)陶君娘是一種野菓實，廣西的特產，吃的人很普遍，狀若葡萄，紫皮有四角形的蓋，普通剝了蓋就連皮吃，味酸澀。

## 夜話

是一個月色很好的晚上。

我們一行三個人，像是倦於航海的人望見峽岸一般，心裏埋着一股說不出的感情，從一個最沒有興會的宴會裏逃了出來，踏着碎石子路，腳底「擦擦」的摩擦聲，正如同生手打在鋼琴鍵上，是一種最不合諧的聲音，令人煩厭。街上行人那麼擁擠，從人的身上拂過來一股熱風，已是初夏的感覺。

信步的走出了城，城外人影稀落點，河裏閃爍着點點燈火，正是船娘們最好的休息的時候呢。

一架浮橋，靜靜的鋪在河的兩岸，站在浮橋這一端卻望不清對岸，月光撒在河面，像一幅銀色的紗。對岸山頭像幻影中的巨人，一個迎一個向自己眼前壓上來，又一個一個遠去。那每一個山傍小徑都記熟了我的足印，可是，在這樣的晚上，卻互相都陌生了。我戀戀不捨地立在

浮橋上，呆望着對岸，對岸山中正是一個幻奇的境界，異常誘人。

幾分鐘後我們都站在橋的另一端了。

幾分鐘前的觀感似都成了昨日的事，市街離的很遠，草蟲的鳴聲和蛙聲佔有了整個的夜空。夜是真靜，我從沒有感到的這麼靜。踩着鬆鬆的泥土。我們向山的半腰中走去。

傍着一條溪水，溪水將山路隔斷了。站在溪水的這一面，迎着月，對面半壁山只是一幅巨大的黑影。日裏常遊覽的半山亭，百級梯都隱蔽了，憑記憶也指點不出位置。

坐在草地上，面對着那半壁巨大的黑影，像在讀一本神奇的書，書裏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同伴的早已高聲聊起天來，聲音清朗而愉快，我沒有注意他們談論什麼，甚至我也不曉得自己在想着什麼，靜穆的環境裏往往容易想念起過去的日子。

我在他們笑聲中醒過來。他們還在繼續地談着未完的話題，忽然說着話的人嘆起氣來，那一聲嘆息卻十分沉重，壓住了整個空氣。

「這樣好的景緻只有今天纔享受到。一秒鐘一秒鐘像機器一樣活着的人，心境沒有休息過。我彷彿是盲人讀畫，站在山水面前欣賞不到山水的美；這一點我羨慕你們閑在。」

這是嘆息的人所發的牢騷，月光下看不清臉色，這幾句話卻說的如此深沉。另外一個同伴卻被感動了一般的沉默着，互相不言語。

「你爲什麼感慨起來呢？」

「我不是感慨，我很喜歡我的生活，因為這樣纔活的有意義。我愛忙，我願意忙，我要不停地工作，我相信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忙的沒有自己的時間，我也不抱怨。在這樣沒有休息的日子裏，偶然讀一篇散文，一首詩，那時候，我纔真的是一個文學的欣賞者。我對文學的愛好不低於你們，可是生活把我拉到另一個極端來，……你笑了，你笑我也談文學，是麼？……」

「我也談文學，不，我不配談。可是我的確喜歡讀文學的作品。我讀書只為休息，我什麼書也讀。我學經濟的，可是我也要讀工程的書，我有這熱心要懂得傍人所懂得的東西。讀不懂的東西，我也要讀，你又笑了，我還讀佛經哩……」

「讀佛學，我並不佞佛，然而佛經卻有很深的意味。說笑話，每到我夜晚失眠的時候，我就捧着一本難讀的書，愈不懂，愈胡塗，於是……」

「借書催眠？」

「我不敢說。你又笑了，我真是一個可笑的人，在這樣好的月光下為什麼不談故事？你愛聽故事的。然而我是俗人，我沒有『說古』的才能，我自己的事情淡得像杯白水，談自己的事情描畫不成一個故事，還是來聽聽你的吧？」

他把頭歪到另一面去。瘦長的影子恍動了一下，一口煙圈吐出來，聲音靜的像深夜幽谷中的流水。

「我一樣不會說故事，因為我不會做夢，年紀青青的人還是少做夢的好。你的生活一般人學不來，然而卻是一個好例子。」

他們兩個人又談到生活本題上去了。月亮升高了一點，地上樹枝的影子更長了一點。風送來一片歌聲，大概是一對對青年愛人正在這樣美的夜裏做着夢。青蛙更煩噪起來。我仰臥在青草上，看看天，天色墨藍，月更亮，星子也分外燦爛，像幅畫。畫的邊緣裝飾着朵朵雲彩，雲彩似是詩人的感興，來的那麼偶然，也不知什麼時候就散去了。天空依然沒有留下什麼。

不知怎樣一個想念，我笑了。我笑自己有時候也傻的像在做夢。

## 山城

我懷念那美麗的山城。

那山城裏的風物人情在在都使我憶念，我在那山城也寄寓了一段不短的日子，那些日子雖都已埋進了記憶，像一瓣褪了色的玫瑰，清淡的還能味出一絲昔日的溫馨。

清晨或黃昏，我不會忘了向那些奇麗的山峯作友誼的拜訪，山峯沒有言語，我也沒有言語，沉默裹住了大地，也裹住了我和山峯的哀愁。山峯是寂寞的，雖說半山腰也有廟宇，也有人在廟宇左右落了家。廟宇裏也不會少了一天的香火，沙彌們還整日忙着迎送遊山的客人。可

是香火並沒有點畫出廟宇的聖潔，遊客來了又去了，互相漠然無所關心。

倍伴山峯的有百年前的古樹，有永恆不變的天地日月風和雨。古樹一天天蒼老，身上披着百衲衣似的樹皮，似在誇耀她的經歷。

古樹和山峯，在那山城裏卻是最好的伴侶。

灘江的遊船，上游曾載我到鬪雞山，下游抵伏波洞。在鬪雞山的右環，有一條帶似的叉河，河水很清冽。河傍石上有三五健壯的女子在洗衣服。水鴨來往游泳着，輕濺起點點水花，傲示出一種與世無爭的態度，那麼灑脫！灘江裏不斷的有上游的船隻，大半是僱貨或僱客，那樣沉，吃水很深。灘江灘多，上駛很艱難。漫步隄岸，田脛，隨時可以聽到很刺耳的吆喝聲。於是，一串人影從山的那面爬了出來。拉棹的辛勞似還不及撐船佬，人數比數一樣，撐船的握着碗樣粗的竹桿，從船頭撐到船尾，兩列近十人，一聲遞一聲，撐篙支在腋下，身體漸漸伏倒與船一樣平。那呼喊打在水面，邀來一片深山曠野中所獨有的回聲，令人悚然。

廣西內河行路，頗有足述的。尤其當傍晚靠岸，舉目荒野一片，獨有這些一天辛勞的船夫，聳身跳進河裏，涼水洗去了一身的疲倦，他們天真地笑談起來，彷彿天地是屬於他們所有的。對於一個寂寞的旅客，這是一種令人難於忍受的驕傲。

夏天，南邊夏天生活別有意義。每一家年青活潑的男女，半日都在灘江裏蕩遊着。這是一個使船娘們謀得一冬衣食的季節。灘江船戶有百數以上，大多由女人支撐，她們生活在船上，

船就是她們的家，父母子女，大宗生意是載客載貨往來桂梧兩地。此外年青的兒女們跟着母親，留下來學習着經營船業。富有一點的船家，每一個成年的子女都有一隻小小的載客船，這樣的小船夏天裏最可以做點買賣。

這山城市區範圍很小，山水風物舉目就在眼前。這山城的民風很樸質，也許是受自然山水陶冶的影響吧。

過去的日子久遠了，回憶也是模糊的；然而短短的這一段山城裏的生活，卻刻印在記憶裏很深。

離開那山城已是數不清的日子了，山城也許改了原來面目，（聽說迭次轟炸，較好的建築物都炸毀了。）可是，山國裏人民的氣質是剛愎而自傲的，我聽到許多英勇的傳述，我深信在我再回到那山城的一天，她將以一種新的風姿立在灘江岸上，向風迎笑。

## 紅繡花鞋

「黃毛丫頭！」當那把黃毛被抓在姊姊手掌裏時，沉重的楊木梳子就落到頭上來。「黃毛丫頭，不學好，走一次人家毀一雙新鞋，下次再也沒有人疼你，跟你繡花鞋了。」心裏委曲，口裏咕嚕，但沒有一句適當的理由來爲自己辯護。往往憋不住哇一聲哭了出來，任梳子落到頭上像霪雨，我卻任性的哭着。吵醒了睡着午覺的母親，姊姊挨了罵，黃毛仍

舊給刨花梳得光亮亮的，紮上五彩絲線，兩條短短的辮子像鼓捶一樣兩邊搖幌，勝利地望着姊姊做鬼臉，笑着跑到遠遠地玩去了。

走一次人家穿一雙新鞋，是我在孩子時候最可誇耀的一件事。姊姊學得一手好針線，沒事就跟我繡花鞋，母親講究吉利，雜色的沒有身份，淺色的忌諱，於是左一雙紅緞子繡花，右一雙也是紅緞子繡花。長在八歲左右姑娘身上的腳，正像剛會飛的翅膀，停落不住。跳房子，捉迷藏，額上至今留下了一個疤。孩子的心境自有其廣闊天地，仗着自己有點機靈，會說話，會討大人的歡喜。紅繡花鞋變成了黑的，塗了一層泥，心裏也偶然起一陣疙疸，可是好玩心重，一會什麼也忘了。筵席散了，躺在母親懷裏半做着夢，回家以後什麼也不知道。第二天偷偷觀看姊姊的臉色，吃過了飯，照例賴着不肯梳頭，怕挨罵，更怕像雹雨一樣落到頭上的楊木梳子。

一年年長大起來，兩條辮子併爲一條。紅繡花鞋也不常穿了。替代跳房子等遊戲興趣的，是壓在姊姊枕頭底下的一堆七字唱，從認字塊，讀幼學，背唐詩之後，真正幫助我多認點字，多知道點人生社會的，全靠這些本破爛閒書。我真是廢寢忘食地一個字一個字，懂與不懂或識與不識的都吞了下去。姊姊也不大罵我了，除非在做針線的時候，布塊與線永遠是布塊與線，耳邊就飛來兩句「死懶，廢物。」我很歉然，至今布塊與線擱在我手裏也還是布塊與線。想起真有點辜負姊姊對我的「一番熱心。而我竟是個教不會管不好的孩子。」



記得正是兵荒馬亂的一年，舉家從武昌避亂到漢口，我彷彿學着懂得了一點事，陪着姊姊整理嫁裝，姊姊像有許多委曲，姊夫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在砲聲中趕辦一個簡單的婚禮。婚禮頭一天，父親從外面親手拿着一個包袱回來，裏面是一條紅繡花裙子。母親抱着水煙袋嘆着氣，怨着不是好年月，女兒嫁的委曲。可是滿街買不着一雙紅緞子繡花鞋，爲這雙鞋子大家焦愁了一夜。

姊姊學得一手好針線，但是沒有爲她自己的婚禮預備出一雙紅緞子繡花鞋。姊姊終於嫁了。婚後姊姊隨姊夫到外縣去。砲火把我們一家人分散了，我一個人留在上海，開始走一條陌生的路。

離開了家，離開了姊姊，什麼都沒有依靠似地，心裏說不出的徬徨，寂寞。陌生的臉，陌生的語言，在陌生的環境裏學着習慣這陌生。應該是最最活潑有朝氣的時候，心裏就染上了一層憂鬱。沒有人跟我梳光亮亮的辮子，每天爲梳頭煩惱一個時候，望着同學們在操場上扔球玩，低頭看着自己脚上一雙穿的還不習慣的黑皮鞋，心裏若有所失地悵惘起來。我想念失去了的歲月，我想念一些兒時的友伴，我想念家，想念姊姊，想念那燦爛華美的紅緞子繡花鞋。爲了這些想念，偷偷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留在上海的頭兩年，我病了。母親從家鄉趕出來帶我回兒時的故鄉漢口去就醫。上輪船的頭一夜，我偷偷地要求母親：

「辮子，我不會梳，怎麼辦呢，老像一堆草」。

「剪了它好了」。

再偷看母親臉上沒有一分勉強的神色，我高興的掉下淚來。爲了這一件事，我十分的愛我母親。

回到武漢住了兩年，又一次砲火把我們全家轟到遠遠的邊地。我仍又留在上海學校裏。姊姊已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前後有十年沒有見面也沒有通個信息。家也遠在千里以外，爲了熱愛自己家鄉的一塊土，父親同哥哥們都不肯出來。我是這家庭裏惟一的一個叛逆孩子，總是一野在外面」。多年來習慣了陌生生活，反而酷愛闖進陌生裏去。感情上恢復了孩子時候由於母親的嬌縱所養成的一種奢侈，我不吝惜踏壞一雙千針萬線繡出來的花鞋子，我忽視了姊姊費在繡花鞋子上面的心血。

繡花鞋子連同兒時的憂樂都埋進了記憶，耳邊也聽不到一句責罵與撫慰。時與空隔離了一切，隔離了人情溫暖，也隔離了回憶與想念。

我素來有個想望，我要贈給我母親和十年未見面的姊姊一件禮品，假如我肯學着繡花，我一定爲她們繡兩雙花鞋子，但我至今還不拈針線。

在這一次砲火裏，我走過許多新地方，我看到許多被炸毀的城市很快地重新建設起來。我看到許多經過憂患的臉上展着自由的笑容。我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想望，我還要繼續我的旅程，

我還要走許多許多新的地方，不論城市鄉村，我要多看多學習。在學習中我自會創造出一件禮品，那將是踏在我腳底下一雙走通了底的破鞋子。

## 童年插話

我記不清幼小時喚過多少陌生人做媽媽，我說陌生，因為在感情上的確喚不起一絲可憶念的地方。有些人的姓氏我都忘卻了，時間帶走了一切，我不知道這些曾經疼愛過我的人是否還活着，即便活着，恐怕也難有再見的機會。

幼年十分多病，也許是怕孩子養不大，母親有意把我寄給許多人名下做乾女兒。有一家人家甚至把我當親女兒一樣，雇起奶媽帶領我，頗想就這樣子連姓名也跟着寄父母的改換了。幸而父親有點偏愛我，常常從寄父母家把我接回來。待七八歲剛學着懂事的時候，自然也不願意往別人家裏跑，自己家裏姊妹多，可以以由我任性；同時這家人家有一種冷澀枯寂的空氣，是孩子們所受不了的。而現在回念起來，卻是一些頗帶有回味的趣事。

這家人家姓袁，寄父是當時當地辦洋務的人，手邊有一點錢。家就住在洋務局裏。在那所高大，陰冷的洋樓上住着寄父寄母，和一位永遠不說話的姨太太。此外就是供使喚的僕役丫頭。

這位袁先生是一位少有的事業家，很熱心於斂錢，可是爲人心地頗慈善。人的體格無比的

高大。(我這一生恐不會再遇見一位比寄父更肥胖的人了。)家裏一切用具都是爲了他而特製的。床、沙發、書棹、躺椅，甚至門框和樓梯也特爲他修改的有四人以上進出的寬大。在這所高大陰冷的洋樓上，消磨過我一部份童年時光，以此許多特異的情景閉目如在目前。我不愛這一段生活，可是這段生活卻有它可以足述的故事。

也許爲了體格特異的原故吧，我常是躲着怕見到我的寄父，他的公務也很忙，除了吃飯的時候也很少見到他。而就在吃飯的時候，我一看到那如熊一樣的臉和身子時，飯菜就哽在喉頭咽不下去。寄母常年鬧胃病，每頓吃兩塊烤麵包，吃完就躺在床上抽鴉片煙。她不理解孩子心理，以爲我也有胃病，於是麵包總烤兩份。有時我連麵包也吃不下去，她就把我抱在懷裏，多方慰問我有沒有病。往往我被慰問的更委曲，我哭了，我要回到自己家裏去。於是我見到那副枯瘦的臉上泛出一陣青白色，我知道提到回自己家裏去就傷寄母的心，可是那時候我絕對體味不出，沒有孩子的人晚年的心境之如何寂寞，待我後來年歲更大一點，反而更怨寄父母的殘酷自私，不應該把一個活潑的孩子鎖在沒有陽光的屋子裏。

寄父母寶愛我，因爲他們自己沒有孩子。寄母體弱多病，常年睡在鴉片煙床上。一個姨太太除了愛吃點零嘴以外，我不見她在這家人家裏有什麼聲息。每次被寄父母家的車夫，把我接上那所陰森高大的洋樓去時，心裏有如囚人被判徒刑一樣，雖然姊姊拿最好的衣服給我穿，也換上最新的鞋子，打扮的如同過年節，而我心裏並不快活。那高大洋樓裏的陰森空氣似不宜於

一個孩子呼吸的。

那洋樓對於一個陌生人是有了一份新奇之感的。寬大的客廳，寬大的書房，寬大的餐廳，和臥室；除了臥室，所有的屋子都給古董字畫裝飾的更爲陰冷。一個孩子對古玩有什麼鑑賞和愛好呢，有時爬到大書案上，數數玉石圖章，但興趣還不及拿根寄父的長煙桿去打小洋狗可樂一點。這家人家可以作孩子陪伴的就只有兩條小洋狗和一個爛眼邊丫頭。丫頭名叫菊花，比我高不了多少，據說有十四五歲。這丫頭好吃好玩，常挨打。我嫌她髒，可是除了這丫頭更沒有一個可以跟我作伴的人了。

有次，日子離舊歷年不遠，眼看到寄父家的用人忙碌着洗刷屋子，買年貨，就想到自己家裏的熱鬧。母親不派人來接我，寄母更不會送我走了。送灶神那天晚上，菊花喊我去看新衣服，是寄母做給我過年穿的。那衣服正是一個孩子心裏所羨慕而喜歡的，而我竟意外地哭了起來。菊花急了，問我：

「你不愛這身衣服麼，小姐？」

「不，不。」

「你是什麼事不高興？」

「不，不是。」

「那末，你是還要買什麼東西？你說了，我告訴太太去。」

當然更不是了。我卻哭的更厲害起來。

哭聲把睡在煙場上的人喚起來了，在幽暗的燈光下，出現了一張蒼白，瘦削，罩上一層憂鬱的臉，我讀着那臉上的情感，自然給噤的哭不出聲來。

寄母望了望我，沒說話。轉身給菊花說了兩句什麼。我便被寄母拉到屋子裏，屋裏燈光燦亮，供了一棹的糕餅菓實，我望望棹面，再望望寄母，眼淚自然地又流下來。我什麼也吃不去。寄母默默地坐在棹傍，撫摸着胸口，我知道她胃痛得利害，可是我不懂得應該安慰她一下。

一會菊花跑回來，笑着對我說：

「小姐，你家裏派人來接你回去過年呢。」

我正遲疑，可是寄母已經支撐着站起身來，從懷裏抽出一個紅紙封包塞到我手裏。

「乖乖的回去，過了年我再接你來吃春酒。」

離元宵燈節前數日，母親帶我上寄父母家拜年。走進了那所高大陰森的洋樓，第一個我想見到菊花，不知爲什麼我對菊花有了分外的好感。這天寄母家裏客人非常之多，姑母舅母坐滿了一屋子，表兄弟姊妹也都到齊了，於是書房客廳也就成了我們孩子們的天下。

在酒席棹上，出現了那位永不說話的姨太太。照理這天她應該盛裝打扮的，而我們卻發現她眼皮浮腫，臉上沒有一絲笑容。身上也不過是一件平常的衣服。客人們敬她的酒，說些祝福

的話，吃蓮子時說些應景的彩頭。當然這些彩頭話也可說是一個諷刺，對於這麼一個身份的女人。

寄母精神很壞，也許是胃病犯的更厲害。我照例坐在她身邊，一口一口吃着她夾給我的最好的糕餅菜肴，有些女太太們爲了奉承寄母，用許多漂亮的讚語贈給我，我從心裏厭惡這些話，而寄母呢也只用淡淡的微笑替代領首，這些奉承並不能使她心裏喜悅，也許反而增長她一些難言的惆悵哩。

孩子坐在大人的圈裏，聽着一些似懂非懂的應酬，心情陌生而寂寞，不等終席我就逃了。爲什麼不見菊花呢，心裏十分懸念着。照平時過年過節菊花比誰都高興，也比誰都美。爛眼邊迷成了一條縫，黃草似的辮子繫上新紅絨繩，並且還插上兩朵紅花。論年歲她應該還是個孩子，可是生來就在鞭笞斥責之下討生活，她已被折磨的懂的非常之多。她帶着我們遊戲，照顧我們飲食，偷着空閑還要侍候打着牌的太太們，裝幾筒水煙，斟幾道茶。這樣地討客人歡喜，也討主人的歡喜。

這個新年真是例外，當我發現菊花躲在一間小樓哭得兩隻眼睛像紅腫的桃子時，我忘了她身上的骯髒，也竟拉起她的手委曲地抽咽起來。

「小姐，快別這樣，太太知道了，又要打我的了。」

「那你爲什麼不出來陪我玩呢？」

菊花沒有答復我。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還沒有到成人年齡的女孩，已經被主人賞給一個裁縫做老婆了。她不願意，理由是離不開這所公館，她並不懂得自己還不到嫁人的時候。她說了不願意，卻挨了一頓打，太太本是好人下不了手，而姨太太爲這事氣的裝病，竟說留着菊花不嫁，是爲了給老爺收房。姨太太已竟哭了好幾天，不吃飯，迫得老爺只好下手打人。

在這種環境之下，菊花已哭不回她的被支配的命運了。

幾個月後，我再到寄母家去玩，姨太太卻笑容滿面地對我說：

「乾小姐，你今天正好看新娘子。」

果然一會兒菊花來了，穿了一身水紅布衣褲，插了一頭紅花，爛眼邊還是爛眼邊。屋角上也設置了一個矮橈子，她羞縮地坐在那兒，一聲不言語。

我很失望，菊花不再是從前的菊花了，這高大陰森的屋子裏已不再有孩子們的玩伴；我也很悵惘，我不愛上這所高樓來，而我竟如同被派定應盡的義務一般，常常被拘留，被逮捕。我用這字面，確實那時候的心情如同囚徒一般冤苦。

幸好，這以後，我們的家遷到另一個地方，太遠，故少來往。聽說寄父終因盼子心切，從遙遠的家鄉——四川，買來了一位姨太太。半年後，新來的新太太有了孕，而原來病西施似的姨太太也竟肺病不治鬱死了。

當寄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復被接到這所高樓裏來。高樓像是天天做喜事，滿屋熱鬧。寄



母扶着病卻是歡喜地招待着客人，這家人家有了後了，在這多病的老女人心上似乎被減輕一層負擔。

年歲漸大，我也入了學校，學校生活正是年青女孩子們的樂園，在學校寄宿，學校裏有了新的伴侶，生活智識在一種可以求進步的環境陶溶中，於是一些不愉快的兒童回憶也比較淡遠了。

在一個夏季的開始，我正忙着預備大考，突然家裏派人來接我回去，說是寄母病危，要我即刻趕程到寄父母家去。

這時候寄父早已不做那辦洋務的事了，家住在租界中一所新建的小洋樓。家裏新添了一個小女孩，原來的那個兒子在一週歲時死了。我入了學校以後很少上他們家去，除了逢年過節的日子。

我懷想着那張蒼白，瘦削，永是罩上一層憂鬱的臉，這懷想的感情是淡漠的，我還不甚了解死的意義，我也不感悲戚。

等我到達寄父家時，門前已掛白彩，進大門就是靈堂。那位新姨太太帶着兩歲大的女兒伏在靈幃裏哭泣，向客人還禮。我被人披上了孝衣和白頭巾，立在寄母遺像前片刻，我想哭，因為我知道哭對於死人是最高的敬禮，但我卻沒有哭出一滴眼淚。靈幃上那張像並不像我的寄母，畫的很豐滿而微帶笑容，望着這幅不認識的像，反把我原來的印象弄模糊了。

在靈幃的另一端傳來一聲聲淒咽的哭聲，我走過去，看見一個婦人，全身披孝，傍邊立着一個兩歲左右大的男孩子，是菊花啊，那孩子應是裁縫的兒子了，我想。

辦完寄母的喪事，我是更少和這家人家走動了。

若干年後，這袁姓人家也日漸中落，新太太卻一連添了幾個兒女。我沒有機會再見到我的寄父，在他爲兒女做夠了牛馬而死去之前。死後也沒有在他靈前洒一滴淚。然而那熊一樣蹣跚的身體，像熊一樣爽朗的笑聲卻不時在我記憶中浮現着，而兒時的一段生活卻離的我更其遙遠。

## 週月祭

——懷公孫旻君——

公孫旻君，我一個朋友，上月二號病故了。這名字同這世界上許多人都很陌生，只有少數幾個人認識他，熟悉他，聽說他死了，纔在心底掠過一片淡淡的影子，遠了，模糊了，從此再也記不起世界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人，寂寞地打發掉了二十五個年頭，又無言地鑽到土裏去。

他活着，沒有什麼人知道他是怎樣活着的。童年時候就過着最不幸的日子。本是東北人，可是他父親因了某種不幸的原因，流亡到關內，於是在閩侯落了籍，隱埋了姓名。待孩子有了記憶，父親告訴他們說當初怎樣改姓的公孫。這樣近於一個傳奇的故事，公孫旻自幼在心裏崇

敬着他的父親。當他受着中學教育的時候，這位頗有英勇氣概的父親意外地撒手西去，留下了一個年輕的母親，和五個弱小弟妹。從此公孫旻便不能像別家子弟，按部就班地受完他的成年教育，他開始幫忙他的母親掙點錢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這樣也居然度過了六七年平靜而艱苦的日子。這六七年中他自己教育他自己，他讀的書多過於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

我認識他是七年前一個春天，復旦劇社排演「委曲求全」他扮花兒匠，因為我們之間同場不多，也很少交談。第二次出演「雷雨」，他去一個只說三五句話的僕人。就這樣一個輕鬆的脚色，他不誤場，不疏懶，盡了一個演員最高的職份。這精神不由人要對他發生友誼。

此後，我們又合作了好幾次戲。多談話，也就無話不談。我漸漸知道了他的環境和他的為人。他常說「鋼是鐵煉出來的」，的確，環境苦，生活壞，對於這樣一個意志堅強的，愛人生，愛美，愛藝術的青年到是很好的磨練。

前年我回到故鄉，在故鄉做點戲劇宣傳工作。那年冬天，我把他也約到廣西，於是又得在一塊幹我們自己真正愛幹的「戲」。我覺得他的演技已經一天天在進步。對於「戲」的忠誠也一天天的深。

生活在桂林一年，幹戲的餘閑都消磨在自然山水中。照理心情應該閑適，應該沒有憂慮。然而這一年中很少看到他的臉色開展過，在一間小樓上，他常常埋頭在一本書裏，他並沒有專心看書，他的臉上永遠罩上一層憂鬱的陰影。

青年人是不應該憂鬱的，尤其是從困苦中奮鬪着長大的，應該能夠克服憂鬱。可是公孫旻這樣的青年擺脫不了憂鬱，因為他已經有了不是一個青年人應有的擔負。他已經有了一個小家庭，一個年青的妻和不滿一歲的女兒。妻女都滯留在上海。他在桂林要生活，他的妻女遠隔山海也要生活。依靠一點點可憐的收入，他就是寒苦了自己也養不活妻女。其實，他要肯甘心與這濁世共浮沉的話，也許他不致如此自苦；他所以不肯，也是爲了他一點點傻，他的愛人生，愛美，愛藝術一點忠誠。

去年深秋，我離開桂林，他回去上海。想不到我們從此就分別了。今年春還不斷有訊息來，知道他在上海生活的更堅苦。他曾經跑進滬西游擊區裏作了兩個月的工作，工作是愉快的，不幸結果得了病，回到上海醫治。直到上個月尾纔接到他夫人的一紙短箋，報告我們這麼一個極壞的消息。到今天，去他的死已整整一個月。公孫旻已然死了，從此幹戲的朋友又弱了一個，回念過去多少次合作，恍然猶如昨日的事。從他的爲人之忠誠上說，從他的超乎尋常強壯的身體上說，怎樣也不能叫人相信老天竟結束了這樣一個心地純潔的好人。

近年來他也嘗試着寫作，從他零散發表的作品上看來，似乎他的寫作還未能發揮出他的長處。他愛演戲，演技的確天天在長進，然而一個可造就的藝人，生活在一個不能讓自己自由發揮的環境中，就是天才也只好埋沒了。沒有人知道他，他也不求人知道。平淡地活着，又平淡地死去。活着時永遠在夢裏找希望，找安慰。死了只留給幾個極少的朋友一點淡淡的回念。日

子久遠，什麼都會遺忘的。

他平時愛雲，愛星，愛易萎的花草。這樣一個愛着短促生命的人，想不到自己的生命也如此短促即逝！他最喜歡歐馬的『我來如流水，我去似清風』那句詩，誰知竟應了這個讖語。活的世界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死去的人，除了埋在心裏除不掉的悲戚。也許悲戚對死者是多餘的累贅，我將無言。

二十八年七月一日晚

## 哀念冰師

當北碚被炸，復旦母校遭罹浩劫的不幸消息傳來，我始而以為傳聞易流於誇張，未敢置信；但傳聞為什麼會雷同呢，不免有點疑慮；疑慮反使我希冀傳聞僅僅是傳聞而已，殊不知傳聞竟是事實！我為母校遭罹不幸哭，我為母校死難之英俊同學哭，我更為母校失一左右臂，同學失一良師，文化教育界失一棟樑，個人失一諍友哭。嗚呼！哭寒冰先生的朋友羣，範圍當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學校，一文化團體，而在精神得失上，內心悲痛固無從由一頁紙數行書所能表達於萬一者！

寒冰先生的為人，為學，為事業等各方面精神，未有不值得人敬崇與愛戴的。他可以走上仕途，然而他卻堅貞避賢，退而自守；多年來以學校為家庭，以學術著作為畢生事業。生活甘於淡泊，精神卻活潑朝氣不讓任何青年。

在學校四年，我沒有上過一小時寒冰先生的授課，可是在交往言談上，使我十分崇敬着這麼一位循循喜誘的良師。離開學校不過三四年光景，國家展開了神聖的民族自存的生死戰，每一個國民都在這次戰鬥中得到了更多的生活經驗，也都懂得怎樣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在這一點上，寒冰先生是以身作則地先人做到了。近數年來，從他辦文摘的精神，和所發表的文字中的言論來說，被他所感召而潛伏於青年羣中的力量是無可比喻的。不慕名利，不作空談，熱忱地爲文化事業服務，以自己所學所得，來貢獻國家，指導青年。這樣一個爲社會器重，爲青年愛戴埋首於實事求是的人，竟不幸在敵人殘酷的轟炸下，慘遭擊斃。誰能相信這是事實，誰能相信這竟是事實！

一個用自己的力量來開闢作人的道路給後人作楷模的人，竟在一秒頃間無辜地犧牲了。我們不相信命運，命運不應該如此殘酷。在這沒有正義，沒有人道可講的年月，幸與不幸是面漏空的網，站在網的這面和那面的人，是一樣地主宰不了自己，除了用一己的力量，爲求一個有正義可申，有是非可辯的那麼一個幸福日子去流血，去死拚。那麼自己即使犧牲了，這血也可以洗去一方人世間的恥辱，爲後世兒孫謀建將來幸福的基礎，我們紀念寒冰先生的死，我們不得不默念他這次犧牲的意義，死是不幸，這不幸埋在青年人心底的悲哀卻是無語形容。

在這樣一個時代，眼前還不少一些自私，偏狹，有領袖慾而無領導才能，好高騖遠而無事業成就可言的這麼一些人的圈子裏，更要由衷地哀念着我們的寒冰先生。他是離開我們太早

了，然而這哀念又何曾是一頁紙幾行書所能表達於萬一的呢。二十九，六，十五。

## 一位活在青年人心裏的老人

——悼馬君武先生——

當我讀到八月二日報上，這一則令人不敢置信的消息時，一個慈藹的笑貌，一些永遠令人銘記的話語，連同淚水一併湧現了出來；從淚水中我看到君武先生的面影，多縐紋的臉上，架着一副大框架子的近視眼鏡，嘴角常是帶着笑意，往往一個老年人所獨具有的故作天真的談諧，不斷地從笑聲中吐露了出來。

回憶我第一次見到馬老先生，已是十餘年前的事，我坐在父親旁邊，聽着兩位老人商談關於我繼續學業的事，喜懼和怯弱使我不能明快地回答這位老人的問話。最後決定把我留在上海，入中國公學，這位老人爽朗的答允了我父親一切的囑托。在中公時間雖不長久，而這時期前後他確實盡了他的照顧上的責任，使我擺脫了陌生環境中種種不慣，而頗為順利繼續着我的學業。

「一二八」後我回梧州，君武先生正長西大，於是便又在西大借讀了一季。翌年夏，君武先生代表出國參加世界科學會，在赴港輪上，他問我能否在西大讀下去，事實上西大無文科，我已決定即赴上海，然而當時我卻只有默然。

讀書，入學校，積足了學分，獲得了文憑，這些我固然感激馬老先生最初爲我開啓的門路。而在另一方面，在做人道上，使我增長許多寶貴的經歷；書本以外使我熱中於文學藝術；生活習慣上，使我懂得忍耐吃苦。這些無形中的影響，甚至是這位老人自己也不知道的，而我卻由衷地感謝這位老人所給我的一些寶貴的啓示。

「八一三」後，我巧遇君武先生於桂林，前後在桂工作將近二年，這一段時間比在中公，在西大受到老人的教益尤多。在學校只見到一張嚴肅的面影，離開學校以後才有機會認識這位老人的真性情。的確，他是一位少有的具有可愛性格的老人，他愛青年人，假如他們在某一部份工作上肯努力，在做人上不令人失望，他可以拿出他可能盡的力量，去幫助這些青年人完成他們的學業，或是扶植他們在社會中找到一個適宜於發展他們自己的工作環境。對青年他永遠是一位令人崇敬的保護者，他對於年青而又努力的人，勇於培植的精神是無出其右了。

許多生活上的瑣事，令人深爲憶念不已。馬老先生晚年，性格有許多的改變，抗戰後第一年，他除了出席參政會跑跑公路以外，寓桂的生活是相當閑逸的。在他們的桂寓新居裏，每天都坐滿了客人，他如此的好客，尤其是對青年朋友，當見過一兩次以後，就成爲他家裏的上賓。他愛同青年人談笑，在青年人堆裏，他使人們忘記掉他的將近花甲的年歲，和已近衰頹的老年人所具有的癥候。他有半身不遂病，而他卻在音樂唱片聲中，在小小客廳裏，作一種駝式的漫步。青年人有生機的談笑也使這位老人忘掉他自己的病痛和不愉快的心情。他在青年



羣中發現了自己，而重創了一種新的，活潑的，有朝氣的精神。借青年人的青春力量來裝飾自己多病而不治的身體，和一種遲暮的衰弱的感情。在栽花種竹的風雨日子，卻不失一種現實享受，這里見出這位老人所獨有的對於人生的見識。

桂林多奇山，山爲天然怪石砌成，山底有隧道，最負盛名的七星岩的隧道有數里長，點着火把慢慢遊覽可以走一小時以上。這樣的石洞在轟炸期中卻是絕好避空襲處。市民們在初期轟炸聲中比較膽小，於是老弱一點的便在日出以前避入洞裏，日落方回家。而馬老先生對於這種現象異常痛恨，在公開演講中他罵這些無識的愚民，他說：「人活着不做人，而去做耗子，做蛇，活着不做人做的事情而學耗子學蛇鑽地洞，在地裏過日子。這種不良現象是抗戰時期第一要剷除的，因爲這些人成爲廢物，把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也給犧牲了。」

後來空襲次數更頻繁，而老人精神卻愈爲硬朗。有許多次，有青年朋友上他的寓所，談話間有了空襲，他卻拉着那客人坐到門前大榕樹下看風景，或是一邊下棋，一面觀空戰。使得青年朋友不能專心來應付老人的問答。他卻得意自己有過人的膽識和鎮定。這些地方卻看出他特有的固執脾氣。

固執是這位老人獨有的個性，爲了他的固執造成許多可回念的笑話，許多同他共事的朋友，因爲這種不近人情的偏見而不能不離職。同時因爲固執而把許多可辦的事情停滯了。這些易犯的錯誤，他事後很明白，而當時卻擺脫不了那份糊塗與認真。糊塗與認真但不失那份善心

和往好的方面做去的動機，因此沒有一件事最後不是被人理解，同情和原諒的。

還記得在一個黎明的早晨，我們許多人在他的寓所門前送他上車赴飛機場，想不到那一次握別竟成了永別。這以後我不久即離開桂林，繞道安南入雲南。他回桂知道我去了，馬上給我一封信，責我不該離開故鄉和留在故鄉的工作。他說：「蜀道難，滇道尤難。」殊不知這封信卻在我到了重慶以後才讀到。

我沒有打算即回桂林，固然桂林的許多朋友和留在桂林的工作，使我不能已於一種嚮往的心情，爲此使我回信時躊躇難於下筆。在重慶以爲可以候見他，殊不知他擔任了國立西大的校務之後，竟無暇離開學校，離開桂林。更意料不到他竟至永遠地留在廣西，留在桂林，留在良豐那一角多花，多桂樹，有山有水近於世外桃園的境地中了。

君武先生已是離開了我們安靜地長眠了，紀念這麼一位老人的死，我們是不應過份悲戚的。想念到他的精神，他的性格，他的爲人，我們相信馬老先生是永遠活在青年人的心裏的。

二十九年，八月，十日。

## 寫在「小間諜」幕後

按：昆明話劇演出相當多，而在一般實力均厚，人才薈萃的團體中，看到這麼一個由於孩子們的熱心組成的團體，演出了「小間諜」一劇，不獨在昆明這地方是僅見的事，而

在我個人，也是僅見的一莊可記的事。觀劇之後，感想頗多，午夜不寢，濡筆記此。孩子是天真的，純潔的，他們走到這世界裏來日子還短，他們思想簡單，他們還沒有習慣成人的生活，所以富於同情心。假如是太平年月，生活在一個順適的家庭環境裏，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受到良好的童年教育，幸福地成長起來。固然這世界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是被拋棄在幸福以外，而一般勉強可以贏得一點幸福的孩子，僥倖獲得他在學齡以內應得的初步教育，在他們幼弱的心裏，都會埋進一粒希望的種子，靠着幻想和熱情，彷彿鋪在他們前面的是一條平坦而光明的大道，未來的新中國的希望，已經在他們單簡而純潔的小小的心裏萌了春芽。

可是活在現代的青年人，竟然懶惰地把自己肩上所應負的責任，輕輕地拿出一部份壓在孩子的頭上，讓這些天真未鑿的幼弱心靈裏染上一層憂鬱，使他們熟知了他們年齡以內還不應該知道的一些人間醜惡，並且這樣早要接受在他們未來的做人的道途上應該負荷的責任。這是多麼殘酷的事！生長在現在的中國兒童，竟不能享有他們天賦的權利，不能安靜無慮地活在他們的小天地裏，卻叫環境逼迫着成長得那麼迅速！

現在他們最寶貴的一段夢幻的童年日子，被砲火毀掉了。失了家，也失去了父母。多少可愛的孩子被敵人強迫地運走，運到我們仇人的國度裏，被強迫地接受仇人的麻醉教育。長大了，忘了自己，忘了國家，有一個時候他們還會被送回到自己的父母的土地上，就如同已亡了

國的臺灣人朝鮮人一樣。這些孩子是無辜的，而再下一代的子孫卻自然就泯滅了天性，甘作仇人的爪牙來殘踏自己的父母地了。可是更有許多許多可愛的孩子們，從砲火裏逃了出來，流亡在祖國的土地上，他們失了家鄉又失去了父母，他們最寶貴的充滿了夢幻的童年，卻烙印上一些人間稀有的慘痛。他們的眼睛是清亮的，清亮的眼睛裏卻看到這人間罕有的醜惡；他們的小小的掌心是灼熱的，他們要用這灼熱的手舉起復仇的旗幟。他們不到四尺高，他們並不熟悉成年人的世界，可是他們確有一個信心，這信心產生在他們幼年不該有的慘痛遭遇，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合羣的力量，總有一天會把那些蠻橫的搶掠者趕出去。爲祖國復仇，爲父母復仇，不久將來自已的家鄉可以重闢出一塊新土。

孩子們一羣一羣流亡到祖國的土地上，勇敢的被帶到戰線上，幫助軍隊們作戰；有的被撫育在保育園裏，過着他們從來不習慣的集羣嚴制的生活。他們沒有一個親人，他們自然有訴不出的委曲，可是這委曲不一定得到一個可以傾訴的人，在他們心底也就滲溢着一種難言的寂寞。也有一些孩子們，不知怎樣一個因緣，他們習慣了流亡生活，拿他們最寶貴的時間，白日，夜裏，得不着休息，在一間一間餐館旅社裏穿着走，在一些似乎生活得很溫暖的夫人紳士們的前面，露出蒼黃的臉，來求售一盒香煙或是一包糖菓。五分或是一毛的銀幣與紙票很隨便地遞到小手掌心裏。這樣一天天過去了，誰能想一想這些可愛的孩子們的將來是會走上怎樣一條路去呢？

可是活在現在這個時候的青年人，不僅是把自己肩上的責任輕輕卸掉了一部份，並且更懶惰地不讓自己在做人的地位上多用一點腦子，去思索當前的這些嚴重的問題。

誰忍心把這些活潑的孩子擠到那麼窄的一條路上去呢？可是事實是這樣。青年人最不可饒恕的懶惰，痿怯，和無用，卻在一些可愛的孩子們身上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德性。這對此是可以喜悅的。孩子們是未來的青年，在他們小小的年紀裏既已遭遇到不該有的事故，他們都在堅韌勇敢的氣質裏成長起來。在最小的年齡裏已踏在成年人的路上了，這些未來的中國主人翁，絕對可以洗去罩在他們的父兄臉上的恥辱，雖然這責任加在他們頭上太早了點。

在一羣孩子們的面前，忘去了當前的環境，更忘去了戲和戲裏的故事，四週圍的人感情那末熱烈，在一片掌聲裏我不禁低下頭來。我想的很多也想的很遠。

觀衆裏有老人有青年也有孩子。我看到散戲以後，看戲的孩子臉上漾溢着興奮的光彩：我聽到老人們的無聲的嘆息；我更看到一些青年人憂鬱的眼珠上閃出一層淚光。我希望青年人不僅是在感情上多上一道色，假如說戲裏的故事真的感動了觀衆的心，我們決不止需要一道興奮的光彩，一聲沉默的嘆息，和一片憂鬱的淚光。我們需要實際一點地來爲一些活在這個時代裏的孩子們多想一想。

二十八，十，二十二夜昆明。

## 鏡子

每一位演員都需要一面鏡子。

後台秩序無論怎樣亂，而化裝桌上的幾面鏡子卻永遠站在主動的地位，它決不會被拋置與遺棄。鏡子是不會受到冷落和白眼，它不僅幫助演員化裝成劇中所需要的角色，而在等待上台前那一份寂寞的空間，它不吝惜它所能給與的同情和安慰。沒有一個演員不通過鏡子呈現出的影像認為滿意之後，就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帶給觀眾面前去。

不論方圓大小，甚至破了角裂了縫，只要是一面鏡子都可以做成演員們的密友。最完備的劇場，主要角色都有一個小小的起座間，裏面不可少的有一面大穿衣鏡，演員可以不斷地練習動作表情，普通一所劇場後台出入口上必定要有一面大鏡子，使演員上台前有最後一次糾正錯誤的機會。

鏡子的形和質，鏡子的作用與重要性已為演員們所熟知，可是另外還有千千萬萬的鏡子，佈滿在各個人的生活圈子裏，沒有形和質，這樣一個廣大數目的鏡子卻很容易被忽略。很少人注意到自己生活圈子的外界，舞台上過份賣弄小聰明來博取觀賞自易流入低級趣味裏，然而一個演員卻應該有從容取捨的一份心情，從觀眾中一聲無聲的嘆息來把握所應該表演出來的程度，這一聲無聲的嘆息就是一面沒有實體的鏡子，演員要從這面鏡子裏來探索心靈上的需求。

無論喜悅與悲哀要洽和其份地傳達給觀衆，這較之上裝前後照照鏡子是更重要點。

人們自身經歷過的生活也就是一面鏡子，作演員的應該賦有一份敏感，經歷過的拿出來選剔一下，知道某一個時候可以重行用來應付環境，老於世故的卻不免被批評「狡猾」，因為作人的經驗把天賦的良知先消滅了。可是以作演員來說有時候卻需要這一份「狡猾」，不過熱心作演員的卻不能失去那份天真和誠懇。經歷在自己既是一面無形的鏡子，自己當然可以挑剔出好惡，用在戲上和作人自有分別。

無形的鏡子有無窮數的數目，忠實的演員專靠忠實來擔負他的工作是不夠的，對於所扮演的角兒認真，化裝表情動作都一絲不苟，這樣的演員導演喜歡，因為他不誤事，然而卻不能想望有多少成就。作一個演員，自然應該認真於他所去的角色，這以外，他應該抽出一部份時間在人羣裏，生活裏去找那一面無形無影的鏡子，從第一次念詞時起至把戲搬到台上以後他還應保持那股傻氣。去找去！那鏡子是寶物，它不僅可以糾正你表情動作及一切外形上的錯誤，更可以感化你，使你人格更偉大，在你生命裏會產生一股力的洪流，這洪流可以通達到每一個觀衆的血脈裏去，使得觀衆在看完戲後完全接受你所要給的一切。

目前戲劇正廣泛地被帶到各個都市的鄉村裏去，戲劇工作人員和觀衆正比例地在激增，這是好現象。在工作本身和向民間宣傳的意義上講也更需要一面大的鏡子，隨時糾正自己的工作，而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一份鼓勵與援助。

每一個演員都需要一面鏡子，有形和無形的。無形的鏡子多而廣，全待自己努力去發掘。要以一個在沙漠中行旅的孤寂心情，借那面無形的鏡子來啓示自己所能領受的藝術的領域。

## 零寄的生命

從我寄養着一匹小貓的朋友家裏出來，心頭寂寞而復惆悵，步子也顯得十分沉重了。

是的，我在盤算着，爲了剛纔我對飼貓的人——朋友家的老娘姨說的一句話：

「將它轉送出去吧，假如有人家要的話。」

我相信自己是含着淚說這句話的。

我很原諒飼貓人向我訴的苦，朋友家的貓太多了，吃起飯來，七八個頭圍着一個盤子。儼如七八口人的人家似的。

「打起架來，纔煩人呢，你說你的貓是洋種，生來乾淨，擱在我們這兒也給它們帶壞了，跟着上灶房……」

「它也偷吃麼？」我急着問老娘姨。

「到沒有……」

看着鍋裏冒白煙，截斷了要說下去的話。

回到客堂間，這兒很少名負其實地有客人來坐，整個的是給貓們盤據了。在供桌下面，一



個舊藤簍子，裏面有各種顏色的軟體動體，不過，很顯眼地就看見我那頭黃花的貓。我俯下身去，端詳它的身段，面貌。個兒到大了，不過左眼老流着水，帶着病似的，一點不是原來的活潑。依着麻花老貓的懷裏，看來老貓待它同自己親生兒子一樣，用帶着唾沫的舌舐小貓那隻流淚的左眼。畜類的天性到比人類博大哩。

我的這家朋友很喜歡貓狗，雖然她自己並不常分心到它們身上。曾經爲了一條大黑貓不見了向我哭過，她說：

「不知是人家偷了，還是死了……」

「大概是人家偷了。」是我近乎安慰她的話。

「希望如此纔好呢，我不願想到是人家打死的上頭去。」

照理我的朋友這樣喜歡貓，多我的一頭小貓也不會惹她的討厭。不過，料理貓們起居飲食的並不是她自己，完全是那個洗衣燒飯的老娘姨一手打理。我很體諒到一個人家裏應有的雜事，雖說我自己沒有家。多一件事的確多一樁麻煩，從老娘姨的話裏，我明白我無意間的錯打算，增加她一分煩難。該怎樣處理以後呢，固然我說過：「將它轉送出去吧！」的話。實際，這年頭兒誰家有這份閑心，討貓討狗來喂養，自己的食糧都是今天顧不了明天。

顧慮，是應該的，怎樣把我的貓打發掉，從我的朋友家裏。

沉吟着，轉着念頭，不自覺地又走過那條慣走的長巷。

「□—！□—！」低微的吟喘，使我不自覺地回過頭去。

一匹黑白相間的花貓，彷彿是個受傷的殘廢者一般，無力地倚在牆腳下，如果不是那呻吟刺激到我聽覺的注意，我不會看到這吐着最後殘喘的小動物。呵！又是誰家拋置出來的一條生命的剩餘！

我站着了。然而，我無力可以施與它一份援助。雖然我有這心志，但已失去了我的勇氣，顧慮戰退了我的憐憫，眼前的例子，不能忘記的那寄食在朋友家裏的小貓，說不定那天也遭受到這同樣的待遇——遺棄到街頭或冷巷的一角。因為我的那條小貓，也是從一個街口發現了，給我抱回來的。

那是一個下雨的天氣，天陪着我找遷居的房子，從一條馬路穿到另一條馬路，從一個衖堂走到另一個衖堂。雨勢加強地威逼到我們的頭上，臉上，衣服上。我們倚在牆腳下避避陣頭。待雨勢稍殺，我們正想走，覺得舉步沉重得很，什麼東西勾留着我的衣角了，低頭看看，原來一支小貓。

天說：「好走了，趁着雨小點。」

用力刷下了小貓的尖爪，剛走到衖堂口，尖銳的叫聲，無異是求援的慘呼，使我們不約而同地回了下頭。

是一頭不到人的手掌大小的黃花貓，皮毛給雨打的透濕，睜着圓圓的眼，挨着遲頓的步

子，向我走來，依戀在我的腳下，像久別故人一般。望望天，我知道我的朋友有比這更重要的  
心事，他的臉色堅決了我的決定，「走吧！」

但，走不動，我的衣角仍然給絆着。「一！一！」叫的更急。

俯下身去將它抱到懷裏，受到人體的溫暖，慢慢停止了哀叫，間或吐出一兩聲吁聲，聽着  
它肚裏的「念佛」聲，使得走過我身傍的人都從我手裏望了望。

安置到什麼地方去呢？我邊走邊打算着。不等天看好房子，便回到我寓所。

尋出了隔日的麵包屑，它溫順地在我手裏吃了，顯得很餓。

然而我不能飼養它，每天大半的時間都不在寓所，這條小命將會由我手裏葬送了的。

躊躇到最後，使我走到我的朋友的家裏去。

初初，將它送到那個陌生的環境，因為同伴多，又受着老貓的優待，生活得很好的樣子。

可是，自己因了忙，空閑下來只貪休息，那兒還顧到我的小貓。

難得抽空到朋友家去看看，看了之後只有加重我的心事，我盤算着：

怎樣把我的小貓打發掉，從我的朋友家裏。

## 憶昆明

昆明被炸了。

是一種激動的懷念的感情牽動了我，已無餘裕心情來想像一下那被炸的情景，而一幅幅記憶中的畫面卻在眼前先活動了起來。那每一道平闊的石板路，和平列在斜坡人行道上的鋪面，雖然有極新型的汽車在大路上邁着艱難的步子，而極目望去，視線停留在那高聳在街心的牌坊，自己便彷彿置身在一個悠遠的過去的日子裏；那日子充滿了無限的懷想，是因為懷想的原故吧，人行道上的脚步，自然都弛緩了下來。這古城是有她引人的力量的。

當太陽剛射到西山龍門頂上，街市的中心地——南門，如同鎮上趕集一般熱鬧起來。雲南土地豐肥，什麼樣的蔬菜都有得買。而最令人嚮往的，是一些蒔花異草，就在早市的時候，假如自己不貪懶，出來散一次步，便可以在花市上採辦到你所喜愛的名花。無論什麼氣候，南門外早晨的花市永遠給人一種春天的感覺。鮮麗的顏色固然如繡錦，而健壯樸質來自四鄉的羅羅女娃子，調起較一般雲南人高兩三個音階的嗓音，更是迷人。

可是，這美麗如畫的早市却屬於極少數人去享受，而趕早市的又多是些並不以此為享受的廚役女工們。因為真正市面的活動要在午後三時左右，所有的店鋪絕沒有在早上十時左右開市的。初到昆明的人往往為這少見的現象而驚奇，而詫異，而至最後，自己也不禁習慣了。有能耐的拿半天日子做自己的事，否則白耗掉一段好時間也是每個在昆明寄寓的人必然要養成的習慣。

住在昆明的人，都感覺這地方的生活平靜如止水，然而昆明亦自有她的可愛處，可以令人

懷念的地方。她得自然的偏愛獨厚，有山，有水，有四季如春的花木，有四季如春的氣候。散步有翠湖，遠遊有滇池。雇一條船，放遊於滇池時，胸襟眼界便如海上行人一般朗闊。滇池的來往遊船絡繹不絕，船娘們多數愛着紅布褲子，這就點綴得湖上景緻更增十分。船放西山下，遊人攀到山頂，看藍天，看藍天上如繡的停雲；直看到太陽要落山了，才戀戀地穿過夜色回到燈火輝煌的鬧市。

在昆明寄居一年，一年的日子過的平靜然而寂寞。伴我度過寂寞的黃昏的有翠湖，和翠湖堤畔的青草；那青草應數得出我的足跡。我更愛西山，和那浩瀚無際的滇池，那池上的水鳥也應啣去過我多少遐想。

昆明的生活是那樣的平靜，平靜得像無風的水；而在這平靜小城裏生活的人，既不想動也不願想，火線離的遠，戰爭便成了另一個世界裏的事。假如沒有意外，這生活會窒息死無數顆活躍的心的。

當然，站在死亡邊緣上的一座小城，那平靜只是暫時的，即便是被麻醉了，那麻醉又豈能持久？炸彈終於在頭上落了下來，落在市街的中心地，落在繁華的商業區，落在每一顆平靜的心上，平靜的心給炸開了花，眼看繁華的市街已成一片焦土，眼看多少產業燬在一聲巨響裏，眼看多少人流離失所，眼看着多少人被炸死，不死也成了殘廢，這一切不是平靜的小城所包容得了的，小城起了從沒有的騷動，這是一劑藥，一根針，一團火，把活在沉靜中如將睡去的人

們刺戟醒了。

離開昆明，已將一年。在這天天警報聲中，偷出時間忙着做一點工作都是不易的時候，早沒有閒暇到記憶中去搜索過去的；可是昆明被炸了，這聲音喚起了我的注意，我不自禁地要回憶起那一段過去的日子。雖然那日子是寂寞的。

我記得我的住所附近的一些小路，傍着翠湖的每一塊石板似都是我的舊友。走過翠湖，出西門，西門外不絕於途的騾馬，鈴聲一串，劃過天空，往往半晌的時間待在騾馬的後面，等它們邁過一步蹣跚的步子，才能拐一個灣，走一段路。這段路消磨我一半的日子，因之，有一次，我也拖着一個愛在寂寞裏消磨時間的朋友，彼此無言地在這條路上溫習我已往的足跡。

邁在騾馬的前面，就是大道，往往愛邁過大道走另一個冷落無人的城門回到我寄寓的地方。

昆明被炸了，這聲音喚回了我的一些已逝的感情。平靜的小城，將不復再能平靜是必然的。我的惦念因着這一聲炸，也如同一個愛玩字畫的人遺落了一軸名貴的好山水似的，心裏十分的安定不下來，因之雖都是些寂寞的記憶，而這寂寞，卻使我不能不在這個時候想了起來。

## 過名城懷古

我似輕沙，又被風吹來到這所陌生的古城。

未入川前，早熟知了川省的名山勝跡；但我卻無福瞻望三峽，峨眉之遊，也只好待諸異日。寄足重慶有一年，終日在忙中過。重慶是一個在建設中的都市，都市生活，得不着清閒，也見不着清閒面，這一次，偶然一個機緣，來到成都。成都是個好地方，成都像北平，成都有多少古跡，成都……總之到過成都的人都記得成都的好處，我不禁爲自己慶幸，雖然來去太匆忙，不免有走馬看花之感。

從那麼一個籠子似的小圈子裏跳出來，像鴿子飛上了天，望望平原，曠野，和初抽綠芽的樹木，心裏滿是歡喜。素愛跑廟宇瞻仰泥佛塑像的我，這回，可以有許多的機會由自己任意地觀光了。

於是，在某一個晴天，賢主人邀來兩位遊伴，帶我到武侯祠，走望江樓，上青羊宮，過草堂寺。半日光陰，我卻猶之經歷了幾百年。望江樓有薛濤井，青羊宮求了一個神籤，武侯祠買了兩付碑帖，草堂寺找不到當年的草堂，只見一排瓦房，瓦房也已作爲青年軍人的營地，杜公塑像隱在楠木神框裏，叫人無從瞻望。

從草堂寺退了出來，心裏悵然十分。

早在四年前，我東遊的時候，還曾經留下一個記憶，在一個展覽會裏，我見到日本人蓋的一所杜工部草堂，看到草堂的建築與佈置，與日本現在生活相彷彿，這是日本受我國文化洗禮的一個證明。日本大學課程，對中國古代文化，設專科講授。那時候，會同郭沫若先生談起這些問題，郭沫若先生是四川人，因此我就知道杜公的草堂遺跡在成都南門外，當時真未想到多少年後竟有機會入川，也竟親自跑出成都南門外的草堂寺一遊，而更未想到真正的詩人遺跡卻早已失去本來面目。

憑覽遺跡，應該有閒逸的心情來領略那一片靜境。但，現在是什麼時候，一遇好晴天，就是空襲，上國文化遭受着兇蠻的摧殘，在生死付諸天命的情形下，那有閒情拜訪古蹟，先聖先賢早受不到香火供拜，而已嗅到人間的血腥。

近三四年，我的生活從未安定過，也幸而是不安定，所以才走過許多地方；出桂林，過雲南，來四川，每到一省，我必遊覽山水，瞻仰寺院，可惜每到一個地方，一切的名勝遺跡，都因離城較遠，改爲文化機關的疏散區。這應該是對的，可是廟堂改爲寢室，泥佛塑像成了櫥櫃，有的處所已成禁地，能遊覽片刻的，莫不使人廢然而返。因此我常念及這麼一個問題，古聖遺跡本是文化的源泉，無論如何，應該保留一部份，使人們在瞻仰遺風之餘，得一個莊嚴肅穆的印象，由於這一個印象，使人感到中國文化過去的光榮。爲了保存這光榮，每一個愛祖國，愛祖國文化的人都應該不辭任何犧牲，要以血肉殺退強敵。



這是個人的偏見麼，並不。

我素無宗教信仰，自然也決不佞佛。可是，我相信一點，宗教是世界文化的動力，世界任何一國的文化，莫不借宗教力量來傳播以至久遠。同時一國之內民族的團結也是依重宗教的力量。我國宗教雖龐雜，但是信仰的意義則一。有人以爲宗教在於愚民，那應該是幾世紀前個人專橫的朝代才會有的事。

自然，現在是什麼時候，偷來一點閒暇，拜名山，訪聖跡，還有這樣一份閒心來爲古人不平麼？

既無以記遊，只好擱筆了。

## 病後草

素不愛喧囂，卻在喧囂鬧市中住了一年之久。離城二十里也有清靜處所，並且鄉居的朋友常帶信來，勸我這個俗人也學學他們，過一過隱士生活，但俗人終爲俗務所羈，衷心嚮往之外，也只好借小樓窗外一片天藍寄與遐想而已。

幸歟不幸，我卻在一個山坳裏住了旬餘日。

因爲割治扁桃腺，不意流血過多，如同患了一場大病，臥病中身心困憊異常。我望着污紫的血塊，從口腔鼻腔不止地淌流，默念最後的一口呼吸不知停止在第幾口血塊上。死曾在這麼

一霎間爬到心底，死無所懼，更無所怨，只是自己還年輕，還應該多活幾年的時候，不願意嚥這一口氣。我咬住呻吟，與病掙扎，度過了第一個痛苦的夜晚。

第二天第三天卻是不止的嘔吐，醫師怕我『酸中毒』，日夜探視不停。至第四日開始恢復了胃的感覺，開始需要飲食，第五日並且可以依枕讀報了。

臥了五天，頗耐不住，並不是耐不住那片靜寂，卻是被戶外的一片更大的靜寂所蠱誘，微煦的風把我引向太陽，是春天了，山野都染上一層淺綠，不知名的鳥在無葉的樹枝上追逐，像極歡躍。

在太陽下讀莎翁的如願與馬克白，望遠山峯嵐，心情也跟着羅薩蘭跳躍於山叢莽草中了。莎翁的戲劇，確實富有想像的魄力，可惜中國話劇運動幾近二十年，而至今還沒有一個適於公演多幕劇的舞臺，（我是說一幕數景的。）而離歌劇的日子可更遙遠。什麼時候把這些世界名劇都搬上臺哩，沒有人不這麼希望，卻也沒有人敢於下個肯定的答復。

護士張小姐，往返育嬰室，見我抱着書發楞，頻頻囑我多閉目休息。嬰兒哭聲破門而來，我要求入嬰兒室參觀，礙於自己是病人，只好作罷。張小姐復故意抱嬰兒過我門前，笑說：「這娃兒多大呵，乖得很！」我卻把笑聲關在門外了。

在燈下讀報，見一則驚人的舉家自殺消息，固然自殺未成事實，我卻不禁黯然許久。無論是什麼理由，人有面對着死的勇氣，這勇氣應該可以成功許多事。然而，某種情形下，也許有

例外，因之，除了同情，我不便對此事侈論什麼意見。

第六天，先後來了兩位探病的朋友，並爲我帶來一些佐食的飲料，心裏很歡喜。幽閉了多天，自然地就海闊天空漫談起來，談風景，談人，談疾病，談死。我說我絕不輕死，病倒是無法，但我的身體確糟糕之極。不入醫院，不知道什麼是病，一入醫院，方知週身是病，而處處都可以得病。假如實消極一點，病可以毀一個人，我既不甘心早死，爲了要活着，要活就得先同病鬪爭。病服藥石，天下沒有治不好的病。要醫病，自然也有許多困難，從我樂天的性格，任何困難是壓不倒我的。友人頗安慰我，但自信更勝過一切鼓勵。

山裏黃昏留不久，我無法把朋友拉住談一夜天。客一去，心倒靜不下來。值夜班的兩位護士小姐來了，她們告訴我一些醫學常識，減去了我對於病的憂慮。

這一宿，居然無夢。

又是漫天好太陽。多睡了半小時，睜眼看窗外，紅日早隱進松林裏了。入得醫院，總是好晴天，借走廊一角，看遠山風物，這時卻是悠閑。

醫院位於南山之麓，離黃垆壩鎮有二里許，左近有數十戶人家，疏疏落落，排列在上下的山路間，全是磚瓦粉牆的新式住宅。住宅前後用籬笆圍成圍牆，山徑兩傍全種下菜蔬之類，別饒風趣。有公路由西而東，常有人騎馬馳騁於公路上。早晚有破牛吼似的貨車，那聲音很像起飛的飛機，待自己看到那個爬行的怪物方始釋然。川省內地交通惟一工具是滑竿，山坡上下非

有此物代步不可。山路甚陡險，幸賴兩邊遍是松林竹叢，上下望不見路徑，小路本來是人走出來的，路徑是刻印在轎夫的腳底板下了。人在滑竿上，常是閉目聽風聲鳥語，而住在山上的人們常常幸福地欣賞到這幅自然山水。

傍晚時，公路上也有三五青年，往來漫步，這情景，恍若回到若干年前在江灣學校時。那種悠閑日子，已難於追尋了。三四年來，心境不知不覺地老了許多，是生活把人磨的懂了许多事呢，還是臺舞上的經驗使人學的懂了许多事？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心裏卻充滿了夢，我嚙下了一肚子孩子氣的傻話，這些傻話只有在夢裏告訴人了。

一日又一日，已把醫院當成家，每位護士都很可親近，不像一般的住院感覺到陰冷。如果不是另有病人，等着進這間屋子，我還不想離開。

回到寓所，依然躺下，醫生叮囑要休養，小樓窗外依然懸掛着一片藍天，藍天下只望見人家的樓房，和幾堆土崗。早晨有拾破爛的小孩子在土崗上喧鬧，我仍醒的很早，可是已看不見初出的紅日了。而且那一片藍天似乎也壓的很低，空氣頗窒悶。

什麼時候再偷得那一片清福呢？可是我不願再病一次。

## 家書

幼小時在一種過份慈愛的溫暖中長大的人，懷家的心情最深，尤其在這亂離的時候，罩在

情感上的一層抑鬱更不易擺開了。爲了自己還年輕，尙保有一種堅強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兩隻手，在活着的這條路上還能夠堅苦持久地做一名鑿石工人；雖然山谷中回響着碎石敲擊的聲音是寂寞的，自己也甘願享有這寂寞。黃昏晨曉坐看山巒天際的風景，也頗自喜這麼一種獨特的境界。但這份自好和自愛卻變成一種殘酷的自私，自私到把個性中最可珍愛的一份親切和關心都給漠視了。我離家一天天地遠，而心境的隔離卻比千萬重關山更遙遠。這上面，我知道很傷了父母的心。當我接到一封褪了色的封皮裏，帶來那已走了一個月以上的家信的時候，我慚愧自己故意把感情蒙上一幅灰幕。意外的信裏還附有一張兩位老人的合影，離開父母是兩年半以前的事，而這張照片裏父親已是鬚髮全白了。

兩三年時間是很短促的。可是過去這兩三年的日子壓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的負擔是不能以已往時間上的等量來衡量的。三年來自己開始了一個漫長的旅行，跋涉了近萬里的路。也會在某幾個城市裏停下腳，不待一個新的環境熟悉起來，卻又準備着第二段路程的開始。行程如此匆忙，而匆忙並沒有擾動心底安靜。自己能夠在不安定的生活中體驗着一種陌生的生活，並且在陌生中很迅速地習慣起來。

當自己懂得拿兩手開拓自己要活着的道路，已是十年的時日。拿十年來比較最後的這三年，似乎後者的收獲比較多，體驗也比較的深切。三年之中在走過的城市裏，意外地晤到一些失去了音訊的朋友，在他鄉遇故知的心情下，彼此都打開了心的窗子，照亮了對方蘊蓄着的

一切生活與心境。每一個人都是艱苦，但每一個人都在堅苦裏成長了。這是事實。在蒼老的面影，坦白的言語中，傳達出來一種難於隱諱的興奮。人懂得了怎樣吃苦和應該吃苦，這就是做成未來幸福的基石，也許這幸福屬於兒孫的一代去享受，而一種堅強自勵的精神也就傳達給後一代子孫。

讀着家書，家書給我不少的慰藉。老人慈愛撫慰的言辭在耳際重復又重復。我彷彿回到一年前的家裏，還是一個剛懂得撒嬌騙父母的孩子，不知那兒學來的一點聰明，獲得父母的偏愛，常是稚氣地借了這點，誇耀於哥嫂姊妹行中。把自己做成了父母掌上的珍寶，幼年就一直隨侍在兩老的面前，過着官邸生活，隔開了人羣和較寬廣的世界。回憶着那種生活，感情也淡遠了。不過想到父親從中年奮鬥到老年，鬚髮從斑白到灰黃，額紋一年加深一年，這一切在我記憶中，閉目都是昨日的事。現在承歡在老人膝前的有已成家立業的孫子們。最大的一個侄子在這次南路戰事中已是一名英勇的將士。年輕的一代更有出息點，做父母的這點感情上的欣慰該是應份的享受了。

兒女們該拿點什麼來安慰父母呢，提起筆想回一封家書，斟酌難於下筆。讀着老人親筆寫着對於孩子的希望，希望以外卻熱切地盼望兒女們回家去一趟，顧慮路難走，又顧慮耽誤了青年人的工作與事業，復故意把希望寫的那末隱隱約約。可是我懂得隱約以外的言語，我體味得到做父母的到了晚年的一種難以打發的寂寞心境。對於父母這一點感情上的自私，我是只有感

激和慚愧，走入社會的生活，人情是淡薄的，世界上最關念自己的還是骨肉的情誼。慚愧是多年來兒女們並沒有讓父母在晚年過一段好日子。最近這三年更是什麼也談不到，除了彼此添一份牽掛以外。

我想到老人朝夕盼望歸來的心情，我不能再躊躇寫這封家書。

## 春的點綴

山城的路是難於行走的，一天，脚底粘上泥土，奇怪是夜來並沒有下雨，地上爲什麼會泥濘呢。我知道是一夜天的霧，像霰一樣的霧捉弄了行人。我和這土地呼吸了已有一年，也已習慣於怎樣在滑溜的石坂上挨着步。散步並無目的，也許是想去買一束早開的紅梅吧，我平靜地瀏覽着。忽然在一個拐角，我看見一頂轎子，轎夫的步伐極輕捷，嘴裏並且呼喊着他那一行業的術語，他們正趕上一個高坡，無意地注視了一下，從轎頂望過去，是一片灰濛。望不見道路和人家，只見幾隻枯瘦的樹枝隱約地從轎夫頭頂上插過。

我立在街角有幾秒鐘，我被這一霎眼的現象拖回到一個過去的回憶裏去了。

又是一年了，只幾秒鐘，向不注意的時間彷彿是一頁賬，攤在面前待自己來清理。清理更有待於心情，同時，自己又學會了懶，總不願拿出一個時間來好好地想一想。

記得初來到這山城的時候，像一個陌生的闖入者，雖然陌生而有不顧一切的勇氣，像一個

孩子有近乎稚氣的執拗性格，慢慢地我熟識了一些人，也熟識了這塊地方，這所城市。幸福是比肩而過的路人一般，我度過了第一個霧季。接着黃梅而來的好晴天，天天以生命作籌碼，爲國家的前途勝利用血肉同炸彈賭博。生命同財產是人人兼重的，可是我看到幾度大轟炸，幾度的獸火燒紅了半邊天，死了親屬的人不透一句怨語，燒毀了房屋的，光着身子用兩手再建一個簡單的家。我和全市幾百萬人，共同度過了幾百個患難時日，我居然還活着，像一個重拾起心愛的東西的人那樣，我重拾起了我的生命。我重行對生命有了一種認識，我已掂出了生命真正的分量，因之不得不重視活着的這一段。真的，經受了過多的危難，面對着死而並不感威脅，因之在這活着的瞬間，更重視活着的意義。

住在這山城附近鄉間有一個我的朋友，他患了很重的病，這病據說是永好不了的，因此他精神上痛苦得很，我勸他就醫，他卻諱忌疾醫似的，根本就不願同人談起患病這回事。患病，或患某種病是不名譽的，我很茫然，我認爲病是可以治的，諱疾忌醫纔是根本的致命之原；然而我無辯才去勸動一個人的心。眼看他讓痛苦嚙食他的精神和肉體，我纔悟到人在生命以外還有更可寶貴的東西，說穿了也許就是一個人對於某種無形的冠冕的看不破。這種人是否愚頑，我不能下斷語。後來，這朋友永遠躲住鄉下，過的很安靜，我想他是在施行心理治療法了，轟炸期間這朋友忽然顧慮到我的生命安全，勸我也去鄉下躲一躲，我沒有去，卻去了一封長信。我談到轟炸中所有的觀感。我說生命是應該愛惜的，然而還有高於生命的東西，那就是自由，



我們看不到前線弟兄拿血肉抵擋礮火，但是我們卻看到炸彈淫威下一頁頁不辭一死爲要爭回自己國家之自由的血書。這都是親眼看到的血染的史實呵！我說我安靜不下來，如果躲在荒野，我會瘋。除非自己也跟着千千萬萬的人從死的圈子裏一塊來掙脫那桎梏，我是求不到安靜的。這信去了很久，很久，纔寄回一短簡，他嘆息我的勇氣，在嘆息之外，不敢下斷語我是否有點愚頑。

多麼巧妙的事，人生見解和感情經歷把兩個人趕向兩條路去了。

有半年不通信息了，他躲着醫病，病也許好了，他仍然活着。我也沒有死。

爲什麼我會想起這些事，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想起這位朋友。我呆望着那乘轎子，轎子早跑遠了，再望去只是灰濛濛一片霧霰。

山城又已是霧季，霧使山城裏的居民得到一會喘息，全市城郊佈滿了鑿石聲，曾經燒成一片荒土的又都建造起新的樓房來。眼前如果沒有那幅罩在灰濛濛霧露裏的山坡，枯樹和疾行的轎子，像畫面般的現象，我不會揭起這一頁蒙上了塵土的記憶的。

我無意地走過了幾個花市，紅梅甚豔，我卻空着手，望望然過去了。我沒想到把我的寓所怎樣點綴一下，我卻在腦子裏擬了封信稿，是的，我應該同我的朋友寫信了。

一個愚頑的人是勸不化另一個愚頑的人的。

那末……

霧散了一點，有一層陽光從霧的隙縫裏散射出來。大地像鍍了一道銀，亮閃閃地。山城的霧是春的點綴，我似乎第一次看到天空是那樣美。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80421.2)

☆大時代  
文藝叢書  
廢墟上的花朵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鳳

發行人 王長

沙南正子  
雲五

務印書館

康定長沙衡陽邵陽貴陽常德  
柳州昆明開平肇慶梅縣韶關

印書館分支館

恩施萬縣贛縣南平西安蘭州  
庭江香港新加坡澳門廣州灣

(本書校對者王煊蕓)

# 百城堂書店

台北市新生北路7號地下樓B9室  
(新光華商場)

編號

定價

書名

廢墟上的花朵

220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